

放 解



送

友

Allen Jan... 1977

著 等 休 莫 林 柳 玲 丁 吾仿成
榮向蕭 華 黃 一 定 如 奚

總
發
行
所

解放文學

目次

寫什麼 (創作理論)	成仿吾
在西班牙的國際縱隊 (報告文學)	黃華
西北綫上 (報告文學)	柳林
一顆未出鏗的槍彈 (小說)	丁玲
老革命碰着新問題 (小說)	翁如
東村事件 (小說)	丁玲
愛國犯 (詩)	成仿吾
上前綫 (速寫)	定一
搶橋 (長征記片斷)	莫休
平型關戰鬥前後的日記 (戰場片斷)	蕭向榮

寫什麼

成仿吾

每個中國人處在一個嚴重的，又是偉大的時代。

一方面，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要滅亡中國，他兇狠地不顧中國人民的反抗，排擠着歐美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要把中國獨佔。在這個二十世紀最可耻的一種罪惡行爲中，他利用着中國的一部份封建殘餘勢力和一部份買辦做他的工具，同時中國的托洛斯基派也甘心做他的走狗，最忠實地幫助他向中國民衆進攻。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已經感到一種沉重的苦痛，憤怒在積蓄着。每個忠實的黃帝子孫要求着抗戰，他們寧願犧牲一切來回答日本強盜的不能容忍的侮辱與壓迫。他們中間一部份最優秀的正在奔走呼號，要求團結禦侮，因此有些正在遭受着漢奸親日派的污蔑壓迫與屠殺，全民族在苦悶着，在集結着力量爲獨立解放與民主自由而戰鬥。抗戰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事。

無疑義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戰鬥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家，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應該寫什麼呢？

寫吧！用文字的方式號召每個愛國的中國人起來鬥爭。

我們應該是民族抗戰中的勇敢的號兵，確實的情報與嚴正的法官（不是要起訴愛國領袖，而是要裁判漢奸賣國賊），當然在文藝的形式上，用着我們的筆。

這樣的文學叫什麼名字，我想這不是重要的事情。「國防文學」已經很普通，他最明確地說明了今天的中國文學的要點。這個名字是可以採用的。不過關於這個名字，沫若的說法是不完全的。他說「國防文學是作家關係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的標幟。」我想正確地說應該是：「國防文學是作家關係的標幟，又是作品原則的標幟」，因為作家關係是和作品原則分不開的，作家關係是通過作品原則而實現的。抽象的作家關係是不存在的。

我們今天的作家中間還存在着一些「謫仙」，在殖民地奴隸化過程中的今天，我想很難找出更深刻的諷刺。

時代規定了我們今天的作品原則的標幟。違反這個原則的作品，我想是不真實的，譬如寫春花。無論如何，我以後當更向民族解放戰爭的大道邁行，更要逼近我們的敵人，要在能夠殺退我們的敵人為目的！正當在這個時候，還有人以為拋開了學業為辜惜嗎？還有人以為離親別友是恨事嗎？狗心腸的人才會這樣！只要有心的有血的人是不會那麼想的！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的國家民族正處在一個最險

惡，稍錯卽亡的階段裏，我們每一個中國的人民，頭頸上都架着一把敵人的屠刀！我們能夠讓我們的國家民族滅亡？我們能够在敵人的屠刀下一個人的私情，圖一時的苟安？呸！這些事情，讓狗去做！我們愛護國家民族，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要起來的！我們要救中國！我們要救自己！爲着這個神聖的解放戰爭，我們願意犧牲個人的一切，甚至我們的生命！所以，朋友，以後，一直到我們的國家民族得到解放自由爲止，我將不願意回頭來看看我個人的事情，而願意把我自己貢獻於這次的戰爭！朋友，我知道你們都是有血氣的青年，你們當然會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勇敢的戰士，那麼，讓我們來一致把日本帝國主義殺出中國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

在西班牙的國際縱隊

黃華

「這樣，在戰爭中的狂暴中來證明一切苦難者與生活者的同情心！」

——羅曼羅蘭宣言

國際法西斯蒂要把西班牙從地圖上抹煞了去，這決不是徒托空言的。從去年七月十七號西屬摩洛哥軍司令佛郎哥發動叛變以來，許多歷史上的偉大名城，千千萬萬平和的婦女兒童，數百年的文化古蹟，都陷在叛軍，摩爾人及客籍軍隊的蹂躪屠

殺與毀滅的浩劫中了。西班牙的英勇人民正捲入於生死的苦鬥中。

今天是西班牙的瑪德里，比爾波，明天將要輪到巴黎，紐約，倫敦，柏林……今天流的是西班牙人民的血與淚，明天，這被放縱了的法西斯蒂的血手會伸到每個愛好民主，和平的族類的頭上。認清了西班牙人民的鬥爭對於他們的意義，於是越過了重重邊界，各人民的真正的代表，在西班牙的陣綫上成了英勇聞名的國際縱隊。

國際縱隊的最高統率者兼十一旅司令員，亞來塞克來柏將軍，和十二旅的司令員路坎斯將軍，究竟是怎樣的角色呢？

克來柏將軍是一位混血的加拿大人，他的一生充滿了羣衆戰爭的豐富經驗。早年在紐約，三番市住過很久。歐戰中爲俄國俘虜而去，到十月革命後重復自由，在沙皇獄中思想激變了的克來柏，貢獻了他的精力爲蘇維埃政府服務。一九一八年在俄國革命中參加了反抗外國侵略的戰事。在對哥薩克人及法國雅林將軍的戰爭中，擔任過重要的職務。自從一九一四年來他就努力於軍事的研究，也寫過不少關於軍事政治的著作。

克來柏將軍的革命軍事藝術的深湛知識，不是僅僅學理上的研究。他一生中參加德國，俄國的革命，而且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震動世界

的中國反帝戰爭的軍事顧問之一。

他永遠帶着使人愉快的活潑的情態，具有極堅強忍耐的性格。

十二旅的司令員路坎斯將軍，生長於昔日的匈牙利的北部，現在成了捷克斯拉夫的地方。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他還是匈牙利軍的團級預備官佐。一九一六年在火線上作戰，被沙皇的軍隊俘虜了去。悠長單調的沙皇獄中生活，使他有機會來思想及跟有思想的人談話，而在戰爭中與革命上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紅色的十月到來時，他被釋放了出來，立刻就成了外籍人民組成的一個營的營長，參加保衛革命的戰爭。他曾在東部前線和蘭基耳跟鄧尼金作戰。一九一九年他對高耳却克作戰。一九二〇年陞任少將，在布加尼和伏羅希洛夫的直接指揮之下。

這樣的天才的國際戰士，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擔任起國際人民的縱隊司令，是多麼合適與和諧啊！

在他們之下，成千成萬的幹練的國際戰士在一起工作，作戰。這些以各民族的最前進部份洶湧前來的，曾經過長期集中營的磨鍊，在漢堡的街上和褐衫黨人巷戰過的堅強巨大的人們，組成了色彩豐富的國際縱隊。他們把坦頓的有名的口號「勇敢，勇敢，第三個勇敢」貫徹到了他們的行動中。由於他們的英勇卓絕，國際縱隊

在全西班牙——尤其是瑪德里——已經獲得了光輝的榮譽。這些鋼鐵鍊成的人們，成爲法西斯蒂的恐怖了。

這個縱隊除了主要集團，法，比，波，德，意之外，差不多代表了所有的歐洲國家，英，美，加拿大，澳，丹麥，瑞士，愛沙尼亞，捷克，猶哥斯拉夫……甚至遠隔重洋在亞洲的中國和日本，據報載也各有一百餘人參加。

按照語言的差異，這個縱隊分成了許多單位。這些武裝的人民他們正照了羅曼羅蘭的話：「不顧各個種族，黨派與宗教的一切區別，把各人民間的力量團結起來，推動起來，急速援助這些犧牲者！這樣在戰爭底狂暴中來證明一切苦難者與一切生活者底同情心！」各以他們民族的著名戰士來命名他們的單位。如美國的林肯營，德國的忒爾曼營，意大利的加里巴底營。他們代表着各種反法西斯主義的世界觀，有社會主義者，共和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及共產黨員。也有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各種不同的信仰，他們的行伍之間，有國際著名的著作家和學者，有身經百戰的反法西斯戰士。如此形成了這個色彩豐富的國際人民的武裝。

但是他們是同一事業的戰士，是反對共同敵人的同志。他們是國際人民團結統一的象徵。

人們都在懷疑，報紙所傳的那些俄國人到那兒去了呢？不錯，在西班牙政府軍中有俄人服務。但是這兒的證明，不免要使唯恐天下不亂的法西斯蒂失望的。

他們都是白俄，有些還有着王公侯伯之類輝煌的官銜。而且沒有例外的，都是以蘇聯的仇人開始了其一生的。或者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的老前輩，曾以共產制度的階級敵人或官僚政客而被放逐於歐洲各地的。

自一九一七年來放逐到歐洲的白俄一直在陰謀陷害蘇聯。但是亡命中的年青一輩人，許多對蘇聯懷着無上的友情。他們有的加入了法國的外籍軍團，在摩洛哥等處作戰，但是法蘭西不是他們的祖國，他們渴望着回祖國去，這是不爲蘇聯駐外使節所敢置信的。生命對於這些浮萍的人民成爲了不足輕重的東西。

西戰開始後，法西國家立即派遣了兵團幫助佛郎哥，稍後法國的志願兵越過邊境，跟德，意，及別的人組成了國際縱隊。蘇聯已毫不遲疑地加以幫助！主要是飛機，志願的飛行士。當蘇聯表示了對於共和政府的同情的時候，流浪在巴黎，不魯塞爾和外籍兵團中的俄人發現了一線新的希望，他們可以加入國際縱隊，在這個嚴重的試驗中表示他們是站在蘇聯和共和政府這一邊，同樣的反對法西斯蒂。

他們之中有許多出色的英勇的戰士。他們爲了度過這個戰爭後將能夠得到他們

毫無所知，而十年來永懷着無限的熱情的祖國蘇聯的這種觀念，而十分歡欣鼓舞。

一位白俄青年講：「在這個戰爭中白俄比任何別的團體都打得次數更多，他們是和西班牙人一塊兒在打法西主義，也是爲了他們的國家，和得到一個他們從不清楚的祖國。」

在西班牙，共產黨往那裏走，人民就跟着來，在保衛民主，保衛共和國上，他們完全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個領導下，西班牙的人民了解並歡迎國際縱隊的到來，他們同是反法西的，同是爲了世界事業的戰士。尊敬，信賴，空前熱烈的友愛流露在他們互相之間。他們在前線上和民團肩靠肩的作戰，他們的人員常常分散在民團的隊伍中間，在後方他們和整個市民融洽親善。這麼樣他們成爲了傳播軍政理想的巨大力量了。和他們在一條戰線的民團，安那其主義者，常常把他們誇耀到了天上，並且在自己之間提出了軍事紀律的要求，採效國際縱隊的一切優良。

去年七月間瓜達拉曼斯的戰爭，九月間那些沮喪日子以及許多危急的時機中，以他們的堅決，勇敢，和堅強的信心之故，政府軍能夠維持着很高的士氣而毫無頹喪。

一萬餘的國際縱隊，在西班牙的戰爭中並不是如何巨大的兵力。他的重大意義

，在他正是爲國際人民的軍隊打下了始基，他是國際人民陣線的軍隊。在他之背後，全世界廣大的人民是團結鞏固，爲了保衛自由進步，反對法西斯蒂毀滅文明的陰謀而鬥爭着。

西北綫上

柳林

一 火花爆烈着

在寒冷的九月的天空下，西北方那一條弧綫上，火花爆烈着……——從平型關到茹越口，從雁門關到楊方口。

二 可恥的故事

戰爭的開始，有一段可恥的故事：

一位將軍（他的名字是一個最懦弱而無恥的動物的符號，在這里不用寫出來了。○）像從酒糟裡醃出來的黃腫的肥蛆，在他的肚裏灌滿了大煙，鹿茸和啤酒的臭漿。就是他，名義和權力都站在「軍長」的地位；也就是他，從柴溝舖，天鎮，陽高，大同一溜煙塵地滾下來了，滾過重重山陵，在長城線上暫停住了：頭鑽到褲襠裡，一面顫抖，一面喘息着。千萬羊羣一樣的士兵，城牆碰住了額角，再不容他沒頭沒

腦地潰退下去了，才怔怔地堆集在長城脚下，無知地等待着未來的厄運，等待着敵人追來——等待着再來一次一瀉千里的潰敗。

當這潰退的濁流湧到門牆跟前，家主被重重地震驚了。

在一個內地都市的中央，一座高大而華麗的辦公廳裡，輝煌的燈光下，有一位戎裝的老人，他遲滯而慌亂地走來走去，脚下的高貴的厚厚的地毯，在今日變成了泥，使他兩腿不斷地發軟，像要陷落下去，他沉悶地埋頭自思，又張開困惑的兩眼，迷濛地向坐在周圍的謀士將軍們巡視着。大家都埋在沉悶裡，壁鐘噹噹地敲了十二下，在明朗的燈光下，老人顫抖着鬍子，堅決而艱困斷續地吼道：

「想不到，想不到！這樣昏蛋的東西！我從排長把他升到軍長，我……把他扣起來！」

沙發裡的人們，像觸到電流，各自微微一震，才長長地嘆一口氣，站起來走開了。

三 「土在人在」

……兩小時後。

在軍用電話機旁，老人底困倦的臉皮上，堆起了一重重焦急的皺紋。最後，他

震怒地寫了兩張紙條，擲給那謹慎地站在一旁的隨從秘書，便憤憤然退去了。

在紙條上留下了草率的字跡：「土在人！」

四 又是潰退！

但……

在離前線五十里的山溝旁一座最深厚堅固的土洞裡總指揮老爺選定這個最安全的防空洞穴；躲在裏面。白天怕飛機，他不敢出洞門，現在是夜了，他正躺在炕上抽煙，衛士忙着燒炕，煮茶，做飯……當老爺聽罷總司令命令，又大聲命令傳令兵傳達到前線去，自己又仍舊躺倒在光亮的煙燈前面。

在兇險的關山外，塞北的夜風吹刮着匍伏在戰壕裏的兵士，他們沉默地麻木地守候着，偶然，誰在無用地抱怨：

「媽的！這樣冷的天，還是打，這裏可不比南方，不比中原哪！」

「老李真不是種，咱還頂着單哪！在大同關餉發的綏遠票子，到這裏屁也買不出，可是官家發了餉，他還管你能用不能用凍死凍活呢？」

「冷還不怕。要勝快勝，要敗快些敗！」

「勝？就指望你這戰壕，你這把巴灰頭步槍，人家飛機，大砲，鋼板車來了，

有多少人也不够死！勝！我看你還吃傢事沒有吃够！」

「又是他媽的命令，『土在人在』！光守在這裏等死吧……」

「不你怎麼樣？……」

一陣猛烈的北風，大家都噎住了氣。

遠遠的重重的山外，冷星在不斷地明滅着。

當兵士爲黑夜與寒冷所疲憊了的時候，東方開始泛起了微白，突然，噙噙的巨響由遠及近，接着，轟轟的爆炸聲震撼了遍山遍野。

接着，是雨點一樣的砲彈，接着是野豬一樣奔過來的坦克車，鐵甲車……

那些被砲彈轟炸得血肉橫飛的士兵們，一遇到坦克車便羊羣一樣的逃散了。接着，二道，三道防綫也不可遏止的像决堤的河水一樣潰退下來。

敵人的馬從容地踱上頭關，仇國的旗幟在我們底高空里飄揚了！

潰退的軍隊像决堤的水一樣，漫山遍野紛紛沖流下來。侵略者也更加猖獗，像野豬一樣一直闖進關來，長驅南下！

五 如此軍隊！

楊家坪。

一個後防的村莊，平鋪在較爲寬敞的山溝里，約摸有三四十戶人家，這已經是西北山地里少見的大村莊了。

村外長遍了白楊，茅舍斷續地連結着，村莊像入眠的蠶一樣微曲地平臥在那里，一條車馬大道從他肚腹里穿過。

早晨，這村莊還是寧靜而活躍：鍋碗聲，切菜聲和砧杵聲，混雜着婦人的爭吵，孩子們的打罵追逐聲。驢馬叫聲和雞啼，從田里裝滿馬鈴薯的單輪車更唧唧地高叫着，響徹了晴空。

現在，快入夜了，村莊是像死屍一樣蟄伏着。

全村沒有一個人影，一點燈火；只有幾隻狗在村外吠叫幾聲，拖着尾巴走進村來，街路散亂地拋棄着女人的圍裙，孩子的鞋，打開的包袱，翻轉了的箱蓋，豌豆和油麵灑滿一地，胡麻油的氣息異樣的刺鼻，油汁從門欄淌滿了街石，油罐像被劈開的腦袋……。在茅屋里，門板零散了，窗戶被暴力搗破，火爐倒在炕上，衣被散亂在地上，煮好的麵湯和打碎的雞蛋從窻台流下來，雞頭，雞毛，鮮血和食鹽亂拋在屋門前……。

災禍是從傍午開始的，從前綫上敗退下來的羊羣，一遇到老百姓就變成了餓狼

！十幾個灰色的敗兵，歪戴着帽，倒掛着槍，一進莊來便吊打村長，要錢，要牲口，拉夫，搶——很快地亂打，亂罵，拉女人，搗毀器具……在慌亂和哭喊中，女人，孩子，村民們都逃散了！

後來，一批一批的不斷走過來的餓殍，更加放肆地蹂躪着破碎了的村莊。

在山道上，兩位兵士無情地鞭打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農夫，在他的佝僂的背上負着子彈和女人衣飾的包袱。

在山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女孩子的尖叫裂人心肺地一聲接一聲從那里傳出來……。

山後面，荒草縱橫的山石間，這裡那裏都有發抖的微響，女人們啜泣着，孩子的哭聲被母親的手掌壓下去了，但仍倔強地一聲兩聲透露出來，流散在寒冷的夜風里。

就這樣，在暗黑的天空和死寂的大地裡只有毀滅，離散和悲慘。

六 另一種戰士

但同時，另一樣生活在活躍，生長着。

從同蒲路的南路運來另一隊伍：一一五師從忻縣，五台，開往平型關一帶。一

二〇師通過淳縣，原平，寧武往神池，王！……這隊伍像流星一樣，在他馳過的地方留下了一條明朗的光，在人們的腦子裡有鮮亮的痕跡：草鞋，炒米袋子，大半是南方口音，十個有八個是十五六的孩子，還有三四十歲的老兵。『這些就是紅軍！』人們驚異着，看着那極其隨便的活躍的行列從眼前馳過。

但很快地，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感到這是另一種新的隊伍：在車站，在城市，在鄉村，他們和氣地和商販們商量着柴米的價格，住在人家里，他們和自家人一樣，親暱地在一塊兒燒火，洗菜，除了那一身灰軍服和異鄉的口音，再找不出他們和老百姓自己——和自家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在鐵道旁的亂石上，在鄉村的茅簷下，在田壠上，在廚房里，兵士和老百姓坐在一起懇談着，他們開軍民大會，兵士和老百姓擁擠在一起，歡笑高叫着：演戲，唱歌，演講，他們說：

「我們當兵的原來也是老百姓，我們是爲了咱們老百姓才來打仗的。日本兵來了，無論貧富大家都不能過。當兵的要打仗，可是一定要大家幫忙才能打勝仗！……」

漸漸地，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人民圍繞在戰士們的周圍，有幾句話不斷在人

們心里蠕動着：「這時候，非幹不可！這軍隊，好！待人平等，我早已巴望他來啦！走，一定跟着走！」年輕伙子丟下了父母和妻子，飯館里的小三丟下了麵杖跑掉了，雜貨店的學徒丟開了掌櫃的算盤，牧童把牛羊拋在山上，壓彎了腰的僱工憤憤把担子擡在半路上……。

這是人民自己的隊伍，他和人民是那麼親近：被戰爭所驚嚇而逃散的人民，一遇到他，便安心了，像人民的母親，他保護人民，人民擠擁在他的周圍。年輕人貧苦人加入他的行伍，農人商人爭搶着給他們搬東西，找房子，領路……富紳們作揖乞求着：「歡迎！歡迎！八路軍，紀律嚴明，住在我的家里吧！」……

七 他們是怎樣打勝的？

平型關外，重山叢中的大道上，日本帝國主義的隊伍在猛進着，像一條野豬，頭部是堅硬的坦克車，鉄甲車，肚腹里是腦筋簡單被人發養的兇悍的蒙古騎兵，爲了吃飯而嚙下了祖國時時等待着「反正」的北方人組成的偽軍，還有日本兵士，他們只有少數是被「大和魂」所迷惑的悍狗，大多數却漲滿了厭惡和反感：「爲了軍閥，我們來這異國的山野里送命！自己的妻子正在飢餓寒冷中！……」後面，被升官發財與掠奪的慾火燒得沒了人性的軍官，他們靠着殺人，強迫着這隊伍前進。

當這野豬一路遇到的都是驅一卽散的羊羣，它是更加驕傲地莽撞地向前推進。可是，現在野豬將要遇到的不是等待着挨打的羊羣，而是一條活躍的游龍了。

一一五師的師部在一所山村的茅屋裏，不斷地接到「游擊隊員」和前方難民們的報告：「二百五！」「二百！」「一百五！」受了指揮者懇切的囑託，難民和本地居民們三個一夥，五個一隊，一批一批地出發去偵探了。另外兩個。受了特殊訓練，去作引誘敵人的嚮導，下午四時，五千名戰士整裝出發了，本地的牧羊人和負販們在前面引路，隊伍扯成一條長長的游龍，蜿蜒地活躍地爬過了重重的山陵。

在行進中，那位混在戰士裏面的中年指揮者，不斷地接到偵探隊的報告，指揮着進行的速度，計算着準時達到目的地。

四時以後——夜了。

大道兩旁高聳着陡峻的山坡，坡上蓋着深厚的森林，在黑暗里，森林和夜風在嗚嗚的吼叫。五千名戰士迅速而緘默地散伏在亂石和樹林間，在溝底的大道，廿名工兵掘好了深深的壕溝，匆忙地蓋上樹枝雜草作偽裝，廿名戰士也退躲到路旁的樹叢里，在一塊大石旁邊他們報告給指導者。

一切都妥當了，只等待着那就來送死的野豬。

在樹叢和山石間，戰士們彼此用土塊投擲着，又低聲的罵：「娘賣屎的！死你個日本鬼子！」

跋涉了兩萬五千里，衝過了雪山草地，衝過了飢寒，死亡與殺戮的戰士們，自覺的抗日意識早已在他們的胸中沸騰着，但一直被壓抑到現在，也就是現在，他們的槍尖快要戮入敵人的肚皮了，戰鬥的熱情在他們胸中鼓動着，抑壓不住地要爆發出來。

突然，遠處手電筒斷續地明滅，約摸一里多，四個蒙古騎兵匆匆地走來，騎兵又突然站往厲聲喝道：

「站住！幹什麼的？」在電燈光的搜巡下，兩條黑影在打戰。

「我們是老，老百姓！饒，饒命！」

「前面多遠有村莊，有沒有看見中國的匪兵？」

「十里有村子，兵，兵好幾天就南退了！一直沒見過。」

一陣低聲的談話，兩個騎兵向後轉了，兩個繼續前進。在離壕不遠的地方，突然從樹林里竄出兩條黑影，大刀大閃，兩個騎兵還不及叫出聲音便滾下馬來。

……不久，坦克車率領的大隊過來了；轟轟的聲響和閃亮的燈光更增加這大隊

的驕傲與兇焰。

轟然一聲，坦克車跌進壕溝了！緊接着，尖銳的衝鋒號聲撕裂了夜的天空，令人心寒的「殺呀」一聲，千百條黑影從山上躍下來，槍彈聲，血肉飛迸聲，混雜着人喊馬鳴，最急劇的音響的旋律飛馳在山谷里。

透過鉄血的吼叫，壓出戰士們熱情的呼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歡迎日本勞苦弟兄！」「歡迎蒙古同胞！」「過來呀！」「繳械呀！」……

這大隊——這野豬被游龍切斷擾亂了，豬頭撞在豬蹄上——坦克車撞倒了蒙古騎兵，整個是零亂而死滅了！

人倒了，馬死了，機械停止了……。戰士們和反正的同胞握緊了手，大家圍着一羣日本的勞苦朋友……。有人去追擊逃跑的敵人，機關槍和榴彈集中向着還在掙扎突圍的坦克車。

不久，收拾起勝利品，打掃了戰場，游龍又開始活動，現在是更加壯大了！唱着勝利的歌，越過了重重山陵，這隊伍像是沒有窮盡，展延向遠大的前程……。

一天接着一天，那大隊更分成無數條游龍，戰士混和了人們，活躍地穿遍了這東北邊的山地，在廣靈，靈邱，孤樹村，一直到河北省的涿源，曲陽，平山，都擊

潰了敵人，截獲了大批的軍用品。

八 擠出來的決心

但從雁門關，楊方口，敵人長驅直入，蹂躪了寧武，崞縣，原平……

山西底中心——太原城被震動了！每個人底安逸心情被嚇跑，財產的地基被動搖，每個人驚醒了！

在一個昏暗的夜里，審判廳上，老年的司令長官抖着白鬚，給那人人切齒的敗將下了判決——槍斃！

「×軍長槍斃！」每個將士受到了警戒。「退者斬！」每一個將士聽到了空前鼓舞的軍令。「敵人無限制的進攻！」軍官們底地位，財產，兵士的生命，受到了最後的威脅。

「拚吧！」每一個人下了犧牲的決心。

在崞縣，原平反復肉搏的血戰開始了！

中央軍也趕到了，在忻口展開了決死的戰爭，日夜相繼地炮彈與血肉紛飛，頑強的戰鬥在繼續着……

九 應接不暇的捷報

同時，令人興奮的捷報一個緊接着一個，一百二十師恢復了寧武，神池，平魯；把楊方口截斷了，奪獲了兩門大砲；在岱岳，懷仁間擊潰敵人的運輸汽車；在縣南截斷敵人和原平的聯絡……游擊隊深入到敵人的後防，在敵人意想不到中獲得了無數的勝利。

還有，百十五師，又在平型關圍殲了敵人，使得原平的敵軍不得不抽調一部隊向後去應援。

十 不這樣不行

更大的打擊堅定了更大的決心：

在激烈的刺戟下，太原成爲沸騰的熔爐，人民與輿論在吶喊呼嚎，危險在頭上逼迫着，有遠見把握了真理的人們在提出勇敢而正確的建議……在這燃燒與壓迫中間，老年的司令長官下了徹底改造的命令。

「執法隊」開始在城市，鄉村，交通要道間巡邏；將那搶劫百姓的亂兵傷兵們「就地正法」！太原城門上掛着血淋淋的人頭，別的城市也認真執法……這消息傳開去，在鄉村的小道上，亂兵丟掉了重大的包袱，跳下拉來的毛驢，仍然步行走着。

組織「人民抗日自衛軍」！組織游擊隊！無條件地武裝民衆！

實行「合理負擔」——有錢的出錢！優待貧苦的抗日軍人！

十一 山地復活了！

從寧武，神池到五寨，崞嵐……戰爭的後防線上，熱血的青年和堅苦的戰士們散播到遼遠零落的山村裏。

他們走盡了蜿蜒的山溝，又翻過重重的土山；往往是走了三四十里，才發現了隱藏在山谷里的村樹，那裏也不過三家五家甚至是一兩家人。有時在較爲平坦寬闊的溝底尋到三五十人家的村莊，這是很少見的市鎮了。

並且，每一個村莊裏，迎迓陌生客人的只有寒冷寂寞的空氣，與落滿街路的黃葉，和一兩聲餓犬的吠聲。

「爭取老百姓回家！」在這個口號的號召下，宣傳員，戰士和劇團的演員們紛紛出動了。

戰士吳和女演員魯走在一道，他倆搜遍了每一個院落，遇到的只是緊閉的柴扉和驚飛的母鷄。後來，他們在村後一片榆樹後面，尋見了兩間茅屋，他們照常地走進去，意外地在屋門內坐着一位老婦，他們像發現金礦一樣的喜悅，首先是吳驚喜地上前詢問：

「老婆婆，快快來，你家裏人都那裏去了？，不，不要怕，我們都是自家人……」吳是滿口道地的湖南話，說得又快又急。

那位老婦人像一點也沒有聽見，只踉蹌地躲在灰暗的屋角裏，她背靠着掛滿塵絮的牆角，兩腿微曲，腰躬着。兩手下垂，亂髮蓋在佈滿縐紋的臉上，向前伸長了頸項，嘴巴突出着，遲滯地閃着昏灰的眼睛。她混身發抖，好像四肢和骨骼就要零散了，她預備跪下去，她就要撲倒，兩眼嚇得發怔了，眼淚裏閃耀着祈求，恐懼和昏迷……嘴巴急迫地抖動着，一個字一個字抖出來像是在說：

「老，老總！老爺！老爺，饒，饒命，我，我家就……就我……一個老婆子，我，我磕頭，饒，饒命……」

吳和魯被這意外的可憐的表情驚呆了。怔了一刻，魯上前和靄誠懇地解說；

「不要怕，我們不打人，不搶人，我們是來招顧你們的，不要怕……」

對這很清晰的北平話，那老婦人彷彿一點也沒有聽見。半天，似乎她從聲音和臉龐上看出魯是一位女兵來，又看看吳也真不凶恨，沒有大兵爺打人罵人的凶像；她才慢慢地移動到屋門口明亮的地方來，仔細端詳着兩位特異的來客。

經過了半天解釋，她才明白。沒有了恐懼。又好像完全清楚地反復咕嚕：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們是南軍，八路軍，八路軍——好軍隊不打人，不辦壞事……是的，八路軍，你們就是紅軍，是的，噫！知道……」

這樣，慢慢地從她口裏，吳魯知道了些本村受到亂兵的擾害和村民逃難的情形。老婦一面熱心地給吳魯燒開水，一面談說着。後來，老婦突然聲明，她還有一個老漢，在屋後不遠的高粱地里，她要去叫他回來幫着做活。

她去了一會，果然又領來一位蒼白鬍子的老漢，一路走來兩人彷彿在爭執着，老漢不相信，而老婦十分堅決，甚至嚴刻地責備老漢的懷疑……從彼此的面部表情和手勢可以清楚看出。

他倆進屋時，吳魯正在替他們掃地，抹桌，兩位老人急忙阻止也沒有用；兩位兵聲明他們是照常如此，不用人伺候，什麼自己都幹得來……。不知不覺兩老人也敢放胆地譁笑，和兩位兵談說着。吳又問了米麵和油鹽的價錢，說明他倆要在此吃晚飯，借宿一夜。兩老人是十分歡迎，用什麼決不能要錢。但是吳魯聲明一定要給。接着，老漢用熱水盪麵，吳便去挑水，魯搶着燒火，洗菜。漸漸已經昏黑了，老婦到老漢耳邊咕嚕幾句，又慚愧向魯聲明，她還有兒子，兒媳，女兒和七歲的孩子藏在山後，她要去叫他們回來。魯連連催促他：

「去，去！快去！這樣的冷天，躲在山上怎麼行！怎麼不早些去叫去！」

吳挑水回來，魯同他講老婦又去叫人，兩人不由有趣地大聲笑了起來。

遲了約摸半點鐘，老婦果然引了一對廿四五年輕夫婦和躲在後面的女郎小孩子。老婦一一介紹了，起初是生澀的，漸漸就熟悉自然起來。晚飯後吳去村裏瞅了一次，有六七家都找回人來了，同伴們也都和老百姓弄得蠻好，住在老百姓家裏。

吳從村裏回來，又拉上老婦的孫兒跑到山上摘下一包棗來；回來時，那位健壯的媳婦已經把炕燒暖；魯和她們一家一塊坐在大炕上，魯拉着那鄉下姑娘坐在一邊，親熱地談說起來，從亂兵相鬧，說到日本殺人，說到飛機大砲的厲害，又說到馬鈴薯田裏的鼯鼠，山上的石鳥和野兔……大家都講得十分有味。漸漸，聲浪的高峯又從另一邊突起，視線集中到這一邊來；他談起游擊隊的神奇勝利，在江西，湖南，怎樣一夜跑了二百里，五百人打坍了敵人一師，捉住了師長。又說到飛機不必怕，怎樣捉住鐵甲車……一直到月亮照上了窻紙，大家方才睡下。魯向大家宣佈明天在村裏演戲，小孩兒搶着說他要去叫同伴小桂兒回來，他問魯允許不允許，魯笑着答應了，他方才安心地睡下。

第二天，天剛亮，魯被老婦拍醒，她和小孩兒已經穿好了衣服，她湊到魯的耳邊說

「你們睡吧，我就去給你們叫回人；山後面人還多着呢，他們都藏在那裏，他們都不敢回來，我就去都把他們叫回。」走出門口，又拐回頭來重重地說道：「回來吧，怕什麼呢？」

大家都起來時，陽光剛剛照上山頂，老婦人和小孩兒在那蜿蜒的小道上，非常吃勁而很高興地向上爬着。陽光鮮明地照在她祖孫倆的脊背上，這一幅現實的圖畫映到吳魯的眼裏，在他倆底臉孔上泛起勝利的笑容來。

剛做熟早飯，太陽已照遍山野；老婦和孫兒領回兩家老少十七個人，馬上，魯便教起歌來：「救救救中國，一齊向前走！……」參差不齊高低粗細不同的聲音起伏着，引得大家一陣陣大笑得喘不過氣來，歌聲和笑聲流蕩在山野里。

早飯後，吳魯領了一羣廿來個到村裏去。戲台已經搭起，是就着一坐土岸扯起布幔的。從一條山路上，村民們叫回來自己的鄰居，別村的人三五里的也都來了。每條路上，人扯成了繩，聚向舞台下來。戲開演了，村民們忘情地歡呼，怒罵，暗啜哭泣……。當演到一位老漢被日兵鞭打時，站在吳魯身旁的老婦流淚了。有一幕一個日本兵威脅着一位老婦在發抖，魯扯一下吳說：

「哎呀！咱們演戲這抖法已經很厲害，可是比起昨天這位老太太初見咱們時發

抖的情形真差得大遠了！」吳魯一齊笑一下。

戲一閉幕，台上的戰士們領着觀眾呼喊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全國人民武裝起來！」

「把日本強盜趕出山西去！」……

下午，演戲的節目更多，還加上了跳舞，唱歌，十里二十里的人都來看戲，驛穀場裏人擠滿了。在舞台前，宣佈了優待抗戰軍人條例，解釋了組織自衛軍的辦法。當時就有四五十個人願報名。一個個胸口掛了「自衛軍」的白布條子，組織了「糾察隊」，維持會場秩序。在村裏和附近的大路上，自衛軍站崗維持秩序，招待傷兵，制裁搶劫的亂兵。

夜裏，戰士們在村長和富戶們的櫃房裏商量着籌備錢糧，油麵，馬鈴薯和辦公費，按照「合理負擔」，村長該得出最多，還有另外五家大戶，但他們還在推委。在前院的馬房裏，自衛軍發火地爭吵，「村長是頭一戶！」「不行！他一定得出十五担馬鈴薯！」終於村長們囁嚅地答應了。他眼看着一次又一次從他的倉房和地窖背出糧食和馬鈴薯去。

第二天，在曬穀場，在大道旁，村民列成行伍，開始了講話，操練，他們攜着鳥槍，土砲，大刀和梭標。

粗製的自衛軍旗幟高高地飄在山村的天空裏。從這個村到那個村，從這一區到那一區，全縣颺遍了。從這一縣到那一縣，颺遍了西北這一帶山地。

鄉村復活了！城市復活了！

人們照常地在田裏做活，城市和鄉村的道路上來往着行人：只是，這過去是銅閉的地帶，現在人們都覺醒起來了！自覺地把自己武裝起來了！

這潛力在遍山遍野裏生長着，它將像泉水一樣湧出來，那巨流將吞滅一切渣滓，淹沒沖洗了那侵畧的野獸……

一顆未出鎗的槍彈

丁玲

(一)

「你要扯謊！娃娃，儘管說老實話，我是一個孤老太婆，不會害你的！」

一個抿着嘴的老太婆，稀疏的幾根白髮從黑布的罩頭布裏披散在額上。穿一件很爛的棉衣，靠在樹枝做的手杖上，親熱的望着站在他前面一個張皇失措的孩子

。他又噙動着那沒有牙齒的嘴，哭着說：「你是……」

這孩子大約有十三歲大小，骨碌碌轉着兩個靈活的眼睛，遲疑的望着老太婆，他顯得很和氣而又誠實。他又遠遠的望着無際的原上，沒有一個人影，連樹影也找不到一點。太陽已經下山了，一幕一幕的暮煙從地平面上升起來了，模糊了展伸了遠去的無量止的大道，這大道也將他的希望，載得很遠，而且也在模糊的了。他回過來又打量這老太婆：再一次重複他的問話：

「真的一點也不知道麼？」

「不，我，就從來也沒有聽過槍聲，還是春上你們的隊伍走過這裏，那些伙子才真好，我們相處了三天，唱歌給我們聽，講日本人的故事。我們殺了三隻羊子，硬給了我們八塊洋錢，銀的，耀眼睛呢！後來別的隊伍也跟着來了，那真是不能講，唉……」他搖着頭，把注視在空中的眼光又回到小孩的臉上：「還是跟我回去吧，天黑了，你能往那方走，要一落到別人手上，哼……」

一步一拐她就向前邊走去，有一隻羊毛氈做的長統襪筒籠着那雙小腳。

小孩子仍舊凝視着四圍的暮色，却又不能不跟着他後邊，而且用甜的語聲問起來了：

「好老人家，我到你家裏住得下嗎？你家裏一共有幾口人？」

「一個兒子，跟別人趕羊子去了，媳婦孫女都在前年死光了。前年死的人真多，全是一個樣子病，不知道是什麼邪氣！」

「好老人家，你能走路嗎，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來？」

「走不動嗎！我有一個姪女兒生產去看了來，她那裏又不能住，來回二十多里地。」

「讓我來扶着你吧。」小孩子跑到前邊捧着她的頭，親熱的仰着頸子從披散着的頭髮中又來打量他：「村上有多少人家呢？」

「不多，七八口，都是種地的苦人，你怕有人會害你嗎？不會的，到底你是怎樣會跑到這裏來的？告訴我，你這個小紅軍！」他狡猾的眯着無光的老眼，却又很親熱的用那已不能表示感情的眼光撫摸着這流落的孩子。

「莫談那些話了吧。」他也笑了，又輕聲的告訴她：「回到村子裏，說檢來的一個孩子算了，老人家，我就真的替你做孫子吧，我會燒飯，會砍柴，你有牲口麼，我也會喂牲口……」

牲口，在小孩子的眼中，他回憶起那匹棗騮色的馬來了，多好的一匹馬，牠全

身一個顏色，只有鼻子當中一條白，他就常常去摸牠鼻子，望着牠，牠也望着他，輕輕的噴着氣，用鼻尖去觸他，多乖的一匹馬！他喂了牠半年了，牠是從蠻子地得來的，是政治委員的，團長那匹白馬也沒有牠好，他想起來了，他看見那披拂在頸上的長毛，和垂地的長尾，還有那……他覺得有一雙懂事的，愛着他的馬眼在望着他，於是淚水不覺一下就湧上了眼臉。

「我喂過牲口的！我喂過牲口的！」固執的重復的說了又說。

「呵，你是個喂牲口的，你的牲口和主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却落到這裏！」慢慢的兩個人便來到一個溝口了。溝裏錯錯落落有幾個窰門，還有幾個土圍的院子，他攆着她在一個斜路上走下去，却不敢做聲，只張着眼四面搜索着。溝裏已經黑起來了，有兩個窰洞裏已露出微明的燈光，一匹驢子還在石磨邊打圈，却沒有人，他們走過兩個窰洞前，從門隙處飄出一陣陣的煙，小孩子躲在他的身後，在一個窰門前停下了。她開了們，先把他讓了進去，窰裏黑魘魘的，他不敢動，聽着她摸了進去，在找着東西，她把燈點上了，是一盞油燈，有一點小小火星從那裏發出來。

「不要怕，娃娃！」她啞着聲音，「去燒火，讓我們煮點小米子稀飯，你也該餓

了吧？」

兩個人坐在灶前，灶裏的火光不斷的舐在他的臉上，鍋裏有熱氣噴出來了，她時時撫摸着他，他呢，他暖和了，他感到很飢餓，算還忍得住，而且他知道在今天晚上，可以有一點暖熱的炕，他滿足着一個將要到來的睡眠，因為疲倦已很利害的燙着他了。

陝北的冬天，在夜裏，總起着一陣陣的西北風，孤冷的月亮在薄雲中飛逝，把黯淡的水似的光輝，塗沫着無際的荒原，但埋在這一片黃土中的一個黑洞裡，却正有一個甜美的夢在擁抱這流落的孩子，他這時正回到他的隊伍裏，同司號兵，或宣傳隊員在玩着，或是就讓團長扭他的耳朵而且親暱的罵着：「娘賣辰，你這捶子，吃了飯爲什麼不長呢？」也許他又在擗着棗騮色的牡馬，用肩頭去抵那噙了嚼口的下脣，一樣的也遠離了口外的霜風，而沉在酣睡裏的是喂着他的那個枯瘦的齷齪襍的老太婆。

(二)

「我是瓦窰堡人。」村上的人偶爾一得了空閒便這末有趣的向孩子重述着他的不確實的答話。尤其是幾個年輕的婦女，拈着一塊鞋片走到他面前，摸着他凍得有裂

口的小手：「你到底是那搭人，你說的話我害不下（註）嘛！瓦蜜堡的？你是娃娃惹人咧！」

註：懂不了的意思

孩子跟在人後邊到遠處去砍草，大捆的壓着，連人也躺在裏邊了似的走回來。四野全無人影，蒙着塵土的沙路上，也尋不到多的雜亂的馬蹄和人腳的跡印，依着日出日落，他辨得出方向，熱情的望着東南方，那裏有着他的朋友，他的親愛的人，那個他生長在裏邊的四方飄行着的他的家。他們，大的隊伍到底走得離他多少遠了呢？他懊惱着自己，想着那最後一些時日，他們幾個馬伕，幾個特務員跟着幾個首長在一個山凹子裏躲飛機，他藏在一個小洞裏傾聽着不斷的炸彈「轟」的爆炸，他回憶到許多次他的危險，後來安靜了，他從洞裏爬了出來，然而只剩他一人了，他大聲的叫過，他向着他以爲對的路上狂奔，却始終沒遇到一個人，孤獨的竄走了一個下午，夜晚冷得睡不着，第二天，又走到黃昏，才遇着了老太婆。他的運氣是好的，這村子上人都歡喜他，優待他，大概都是猜他是掉了隊的紅軍，却並沒有什麼可担心的事，但運氣又太壞了，爲什麼他們走了，他會不知道呢，他要回去，他在那裏過慣了，只有那一種生活才能養活他，他苦苦的想着他們會回來，或是他能找

到幾個另外掉隊的人。晚上他又去汲水，也沒有一點消息。廣漠的原野上，他凝視着，似乎有音傳來，是熟悉的那點名的號聲吧。

隔壁窰裏的那個後生有着兩個活潑的黑眼與一張大的嘴，幾次拍着他的肩膀，要他唱一個歌，他起始就覺得有一種想親熱他的欲望，後來才看出他長得很像他們的軍長，有一次他在行軍的路上，軍長休息在那裏，他攆馬走過去吃水，軍長笑着問着他：「你這個小馬伏是什麼地方人，怎麼來當紅軍的？」他記得他的答覆是：「你怎麼來管紅軍的，我也就是那樣，」軍長却更笑了，「我問你，爲什麼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又聽到軍長低聲的對他旁邊坐的人說：「要好好教育，這些『小鬼』都不錯呢。」那時他幾乎跳了起來，望着軍長的誠懇的臉，只想撲過去，從那時他就非常的愛着他。現在這後生却長得像軍長一個樣，更使他想到那些走遠了去的人羣。

有人送了包穀做的饅來，還有人送來了一碗酸菜。一雙毛襪子也穿在腳上了。一頂破氈帽也蓋在頭上，他的有着紅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懷裏，不敢拿出來。大家都高興的來盤問着，都顯着一個願望，願望他能說出一點真實的話，那些關於紅軍的情形。

「紅軍是好嗎，今年春上我哥哥到過蘇區的，說那裏的日子過得好，紅軍都幫忙老百姓耕田嗎！」

「你這末一個娃娃，也當紅軍，你家裏娘老子知道麼？」

「同志，是不是，大家都管着這末叫的，同志！你放心，儘管說吧，我們都是一家人！」

天真的，熱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臉，像這樣的從老百姓那裏送來的言語和顏色，他是常常受到的，不過沒有想到的是孤獨留在這村上也有同樣的情形。他暫時忘記了憂愁，他一連串的解释着紅軍是怎麼樣的軍隊，那些他從小組會上，或是演講裏面學得的一些話，熟練的背着許多術語：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是爲着大多數工人農民謀利益的……我們紅軍當前的任務，就是爲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因爲日本快要滅亡中國了，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都要加入紅軍去打倒日本……」

他看見那些圍着他的臉，都興奮的望着他，露出無限的羨慕，他就更高興，老太婆也扁着嘴唇笑說道：

「我一看就看得出這娃娃不同我們這裏的人，他那張嘴多靈呀！」

他接着就述說着一些打仗的經驗，他並不誇張，而事實却被他描寫得使人難信，他只好又補充着：

「那因為我們有教育，白軍的軍隊爲了兩塊錢一月的餉而我們是爲了階級的國家的利益，紅軍沒有一個怕死的，白軍誰肯爲了兩塊錢不要命呢！」

他又唱了許多歌給他們聽，小孩子們都跟着學唱，婦女們都抹着額前的留海，露着白的牙齒笑。但到了晚上，人都走空了時，他却沉默着了。他又想起了隊伍，想起了他喂過的馬，而且有一絲恐怖，萬一這裏的人，有誰走了水，他將怎麼呢？

老太婆似乎窺出了他的心事，便把他按在炕上被子裏，狡猾的笑道：「如果有什麼壞人來了，你不好裝病就這末躺着麼？放一百二十個心，這裏全是好人！」

看得出他忐忑心的人，也這末安慰着他：「紅軍會又來的，那時你就可以回去，我們大家都跟着你去好不好呢？」

「我是瓦密堡人！」這句話總還是時時流露在一些親暱的嘲笑中，他也就只好回復着一個不好意思的笑。

跟着狂亂的狗吠聲中，院子裏響起了龐雜的聲音，馬夾在裏面嘶叫，人的步聲和喊聲一齊湧了進來，分不清有多小人馬，登時沸騰了死似的這孤另的小村。

「蹬下去，不要動，讓我先去看看。」老太婆按着身旁的孩子站起身住竈門走去。燒着火的孩子，心在劇烈的跳：「難道真的自己人來了嗎？」他坐在地下去，將頭靠着壁，那落在臉上的火光便拖到放有柴片的地上，一閃一閃。

「碰！」竈門却在鎗托的猛推之中打開了，淡淡的一點天光照出一羣亂雜的火影。

「媽啦巴子……」衝進來的人把老太婆撞到地上：「什高狗入的攔着路……」他一邊罵，一邊走到灶邊來了：「哼，鍋裏預備着咱老子們晚餐吧。」

孩子從暗處悄悄看了他一下，他認得那帽子的樣子，那帽徽是不同着他的，他更緊縮了他的心，恨不得這牆壁會陷進去，或是他生了翅膀，飛開了去，不管是什麼地方都好，只要離開了這新來的人羣。

跟着又進來了幾個，隔壁竈裏邊有孩子們哭到院子裏去了。

抖着的老太婆掙着爬了起來，搖擺着頭走到灶前孩子身旁，癱彎的摸索着。無光的老眼，巡迴着那些蔭生的人面，一句話也不敢響。

糧食簍子翻倒了，有人捉了兩隻雞進來，院子裡仍奔跑着一些脚步。是婦女的聲音吧：「不得好死的……」

「鬼老婆子，燒火呀！」

這裏的人，又跑到隔壁，那邊的又跑了來，刺刀弄的吱吱響，鎗托子時時碰着門板或是別的東西，風時時從開着的門口吹進來，帶着恐怖的氣息，空氣裏充滿了驚慌，重重的壓住這村莊，月兒完全躲在雲後邊去了。

一陣騷亂之後，喂飽了的人和馬都比較安靜了，四處狼藉着吃不完的草料和碗筷，好些人已經躺在炕上，吸着搜索來的鴉片，有的圍坐在屋子當中，那裏燒了一堆木柴，喝着茶，唱着淫靡的小調。

「媽拉巴子，明天該會不開差吧，這幾天走死了，越追越遠，那些紅鬼的腿究竟是什麼樣的？」

「還是慢點走的好，提防的就是怕他打後邊來，這種虧我是吃過的。」

「明天一定會駐下來，後續部隊還離三十多里地，我們這裏才一連人。唉，咱老子這半年真被這許赤匪治透了。就是這末跑來跑去，他又不打，這種鬼地方人又少，糧又缺乏，冷來冷得來，真是他媽！」

「隔壁那小娘，依我看，做他一下也好，等到了晚上，我不相信……」

有眼光掃到了老太婆的臉上，他這時還瑟縮的坐在地下掩護着她身後孩子「呸

，」一的口痰吐到了他的身上：「太老了，鳥用也沒有」

「這老死鬼幹嗎老挨在那兒，張大勝，走去搜她，看那裏，准藏有娘兒們。」
老婆子一動，却更露出了躲在那裏的孩子。

「是的，有人，沒錯，一個大姑娘。」

有三個人撲過來了。

「老爺！饒了我吧，我就只這一個孫子，他害着病咧！」她被拖到一邊，頭髮散披在臉上。

孩子被找到了火跟前，那個張大勝打了他一耳光，爲什麼他却是個小子呢！

「管他媽拉巴子，只要你有地方，我今晚總得來一趟！」另外一隻火似的眼光逼攏了來，揪着他在開始撕他的衣。

老太婆駭得叫起來了「天呀！天殺的呀！」

「娘賣屌老子有手鎗先統了你這畜牲！」孩子因爲忿怒倒一點也不懂得懼怕了，鎮靜的瞪着兩隻眼睛，那裏燃燒着凶的火燄，伸了一腳出去，不意竟將那傢伙打倒了，抽腿便朝外跑，却一下又被一隻大掌擒住了！

「什麼地方來這野種！」一拳又落在他身上：「招來，你姓什麼的！」

孩子不響，用力的睜着兩個眼睛，咬着牙齒。

「天老爺呀！他們要殺我的孫子呀，可憐我就這一個孫子，我要靠他送終的！……」爬了起來的老太婆又被摔倒地上了。她又慟哭起來。

這時門突然開了，門口直立着一個人，屋子裏頓時靜了全立了起來，張大勝在敬禮之後說着：

「報告連長，有一個混賬小奸細。」

連長走了進來，審視着孩子，默然的坐到矮凳上。

消息立即傳播開了：「啊呀！在審問奸細呀！窻外邊密密層層擠着許多人。」

「我的孫子嘛！可憐我就這一個種，不信問問看，誰都知道的……」

幾個老百姓戰戰兢兢在被盤問壯着胆子答應：「是他的孫子……」

「一定要搜他，連長！」是誰看到連長有釋放他的意思了。而門外也有別的兵士在反對：「一個小孩子，什麼奸細！」

連長又凝視了半天那直視過來的眼睛，便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一把小洋刀，兩張紙票子從口袋裏翻了出來，褲帶上扎了一頂黑帽子，這些東西與奮了屋子裏所有的人，幾十隻眼睛都全放在連長的手上，連長在翻弄着這些物

品。紙票上印得有兩個人頭，一個是列寧，一個是馬克思，反而有一排字：「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帽上閃耀着一顆光輝的紅色五星。孩子看見了這徽幟，心裏更加光亮了，熱烈的投過去崇高的感情，靜靜的他等待着解決。

「媽拉巴子，壞雞巴蛋，這末小也做土匪！」站在連長身旁的人這末說了。

「招來吧！」連長向着他。

「沒有什麼好招的，任你們殺了吧！不過紅軍不是土匪，我們從來沒有騷擾過老百姓，四處受人歡迎我們，還不打中國兵，只反抗日本，有一天你們終會明白過來的！」

「這小土匪真頑強，紅軍就都是這末凶悍的！」

但他的頑強雖說激怒了一些人心，同時也得了許多尊敬，這是從那默着的空氣裏感染得到的。

連長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的問道：

「你怕死不怕？」

這問似乎羞辱了他，不耐煩的昂了一下頭，急促的答道：「怕死不當紅軍！」圍着來看的人一層一層的在增加，多少人在捏着一把汗，多少心担愛着，多少

眼睛變成怯弱的，露着乞憐的光去望着連長——連長却深藏着自己的情感，只淡淡的說道：

「那末，給你一顆槍彈吧！」

老太婆又嗚哭起來了。多半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來了。有的便走開去。但沒有人，就是在以前兇着的也沒有請示是不是立刻執行。

「不，」孩子却鎮靜的說了。「連長！還是留一顆鎗彈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殺掉我！」

忍不住了的連長，在許多人之中也跟着跑來用力擁抱着這孩子，他大聲喊道：

「還有人要殺他的麼？大家的良心在那裏？日本人佔了我們的家鄉，殺了我們的父母妻子，我們不去報仇，却老在這裏殺中國人，看這個小紅軍，我們配拿什麼來比他，他是紅軍，是我們叫着赤匪的，誰還要殺他麼？先殺了我吧……」聲音慢慢的由嘶哽而梗住了。

人都湧到了一塊來，孩子覺得有熱的水似的東西滴落在他手上，在他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在霧似的裏面，隔着一層毛玻璃，那紅色的五星浮漾着，漸漸的高去，而他也被舉起來了！

老革命碰着新問題

奚如

已經是陰歷三月中旬了，但在這陝北地區，夜氣還跟晚秋一般，沉壓着清涼的密度。

今夜的月色到是很好的，晶瑩而且圓潤，懸掛在那清澈無邊的天空，將大地映漾得異常的爽朗，肅靜，恍略塞外的情調。

白天裏現在人們眼前的那些帶有沙漠滋味的山川田野，被清麗的月光所塗抹，失去了原來荒老的皮面，出奇地顯得年輕貌美，彷彿多情的少女，全生命都含鬱在一個優婉而且神祕的微笑裏。

那座在祖國中首先得到自由解放，而且成爲自由解放的大動脈的延安城，它底雉堞，從河邊蜿蜒到山上，在朦朧裏浮泛着鋸齒形的輪廓，並將它絲延的陰影，斜拋在迂迴激湍的延水之上，使水波分明開暗的兩面。

嘉嶺山和清涼山南北對峙着，用牠們雄偉的尖峯，拱衛着睡意深沉的延安城，好像機警地不使這自由解放祖國底大動脈受了任何一點兒傷害。尤其是那聳峙在嘉嶺山巔的九級的寶塔，巍巍然更像一個盡職的哨兵，不倦地窺探一切。

時間快到十一點鐘了，週圍那些鑿山而居的農民們底窩洞，已經吹滅了燈火，走入甜美的睡鄉。

惟有隔東城二里路遠的營房裏，這時還閃爍着兩三點從窗口投射出來的燈光。兩列可容一營人的，齊整的營房，嚴肅地躺在平坦的操場上。

大部的戰鬥員都睡了，一切包裹在寂靜裏。

從接近政治指導員底寢室那邊，忽然有一條人影突出，劃破了這完整的夜色。

那人影遲疑地蠕動着，看去並不長大，可以斷定是個小鬼（注）——勤務員。

他一時帶點兒燥急的神氣疾走着，一時又帶點兒躊躇的神氣慢行着，手是交組在胸口上，頭是不斷向左右歪斜，陷於極度的沉思默想。

「瞎……瞎……」有時還在輕輕嘆氣。

「喂，張小牛！……你爲啥還不睡覺呢？……」

一個小鬼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將頭埋在豎立的衣領裏，匆匆從勤務室跑出來，預備去上毛房，但突然發現了那個孤單的散步的伙伴，於是非常怪奇地用鼻音特重的陝北腔問，同時，他那眼睛野貓似的睃動着，發出淡綠色的光波。

「娘賣尿……要你管個卵！……」

張小牛不耐煩地回答了這句道地的湖南話，依然繼續他這月光下的徘徊。

「管理員講的那個道理……你還沒想通嗎？……這小子！……」

對方已經走近了牆角，影子快被圍牆底陰影所吞噬，却又回過頭來，帶點兒嘲笑和自以為聰明的氣概，這樣責備了一句。

「狗崽子！……自己先背背歷史看，……去年你才加入紅軍的！……你懂得個屁燒灰！……可是……我老子……哼——五年了，……老革命」

爲了很很送給對方一個輕蔑，張小牛在回答後，還將鼻子連連抽扯着，噴哼着。

不錯，張小牛真是個老革命，恰如他自己在同伙伴吵嘴，或者爲了受上級責備，不能不提出強辦的理由時，總愛拍拍胸脯，斜瞪着眼睛說：

「同志！……我是光恰（吃）冤枉飯的人嗎？……不吹牛屎，我……我總算得個老革命哪！……從八歲起加入紅軍，到現在十三歲了，哼，別的工作不談，光說走了二萬五千里，爬過雪山，跨過草地，也算沒丟臉啊！……同志！請你到軍委會去查查花名冊，問問朱總司令看！……」

老革命這名詞，在許多場合被伙伴們甚至首長們所使用，簡直替代了他底本

名。

然而使張小牛更加確定自己是老革命的原因，還是在去年洛川戰役裏，那時正值夏天，很熱，他又鬧瘡子。當他一天躺在老百姓家裏用軍氈蒙着頭髮汗，忽然軍隊迅速撤退了，於是，他被對方軍隊從軍氈裏拖出來，扒去衣服，扯去紅星帽子，使他像一匹剝了皮的小兔子。

「你這小忘八蛋……是幹什麼的？」

一個面黃眼紅，聲音經常在唱快板似的軍官，一面揮動着馬鞭，一面審問他。

「幹什麼的嗎！……我……我是從瀏陽土地革命出來的，老紅軍囉！……」

他那圓糾糾的頭面，他那圓大清朗的眼睛，他那筆直的鼻子，都在慷慨間帶點兒釋氣，堅定地回答了審問。

「很好！……老爺我……會親自用馬刀削掉你這顆小腦袋瓜子的！……」軍官底眼睛更靜得大了，近于兩個噴火口。

「嚇嚇！……」不曉得爲了什麼，張小牛突然尖着下巴大笑了。「何消說呢！……怕殺怕剮，也不敢出來當紅軍哪！……」

但那老爺除了當即抽了他一頓馬鞭子，並沒殺掉他，讓他僅僅穿着一條遮羞的

短褲，精光地押送到了西安。

這使他直到雙十二事變，被東北軍釋放出來，每逢別人問他在軍人感化院底待過的時候，他就拍着屁股，非常憤激地說：

「娘賣山子的，……他們把我底衣服都扒光了！……」

這之間，有一個東北軍底軍官看中了他，把他帶到公館裏，給他縫了一套合身的軍裝，並給他買了一雙輕快的皮鞋，想他跟他做兒子，可是他拒絕了。

「現在我們都是革命同志嘛」，他說。「有什麼兒子老子呢」？

過後，有一天他忽然哭了，對那軍官說：

「同志！這日子我稿不來！雖說恰（吃）得蠻好，穿得蠻好，但你們這裏沒得什麼工作把我做。我們政治指導員講過：不做工作的人，沒有恰（吃）飯的權利！我看……還是請你把我送回蘇區去！……」

果然，三天後，他被那軍官送上一輛到三原的汽車上，把他帶回到了紅軍前方部隊。於是，他底老革命之名，就更加確定了。

但雖是老革命，對於現在的新道理，却也有不理解的地方，使他現在憂鬱而懊惱，懷疑而不。

晶瑩的月光，已經移到了天空的正當中，將地上的一切，更加映托得潔白如玉了。

這處的村落，送來幾下守夜者底梆子響，聲音蕩漾得蠻長遠，使那些山谷也起了一陣陣回音。

大門口站崗的衛兵，大約想驅除疲勞，正尖着嘴脣，極細微地吹着那個爲過去中央蘇區的婦女們所頂愛唱的山歌底口哨——

「送郎啊，……當紅軍，……切莫想家庭，後方啲！……工作呀……妹妹來担承……哎啲我底哥！……我底哥！……」

有一點兒東風吹拂着牆腳近處的柳枝，發出蕩婦扭動着腰肢的風韻。每個宿舍用油光紙裱蔽的窗戶，都在迎風唼啦唼啦地鳴叫。

三點鐘之前，管理員對這老革命以及其他勤務們說出了一個無法理解的新問題，他說：

「同志們！……現在南京已經接受了我們底抗日主張，恐怕不久蘇區要改成特區，我們紅軍也要換上青天白日的帽花了！」

「什麼呀？」張小牛幾乎不相信 底耳朵，大吃一驚。

「要改番號囉，紅五星的帽子要換了！」

「爲什麼」？這老革命跳了起來，全身打顫抖，小嘴巴閉得噘緊了。

「這還不明白嗎？換了帽子，統一了，才好一道兒聯合起來……去打日本帝國主義……」

管理員底話向來是簡單的，他過份估量到別人底聰明和顯悟，總以爲別人應該跟他一樣，祇消三言兩語，就可不求甚解地稿清楚了，因此他常用如下的話，去反駁別人底疑問：

「這樣就是這樣，那樣就是那樣，爲什麼我都領會了，而你還不明白呢？」

但這不能叫張小牛滿足，這問題實在太大了，弄得他急得在操場上打回轉。

「現在真要這樣稿法嗎？……噯！……」

他已經下了決心，預備去問問政治指導員。

「是的，聽該去問問指導員看。」

他大步走上指導員底門口，但是指導員已經睡了。健康的均勻的鼾聲，從室內傳出。

他掀開了門幕，打聲喊醒指導員，可是，他又陡然羞怯地退出來了，他想：

「是不是等到明天才問他呢？……他已經睡得很熟了。……再說：我既然是個老革命，也必須再去想想。……」

他又開始在操場上轉動起來，月光下的沙塵，在地底腳板下印下一路痕跡。

他那脚是有勁的啊！由於走了二萬五千里，踏平了雪山和草地，叢蕪和荊棘，使他那脚掌特別發達，像成年人那樣肥厚而且長大，若用這去對照他那矮小的身軀，就顯得有點不相稱，甚至顯得有點滑稽。

夜氣不但清涼，而且變為冰冷了，他用力裹緊了棉軍裝。

「五角赤色的帽子」，他用手撫摸着帽花。「該是多末有意思呀！……我底爹爲了它在興國犧牲了，我也爲它拚了五年命，現在說要取消，換上另一頂帽花，這……這……該死……」

他底眼角迸出了淚水，月光照得像幾顆小珠子似的。

一個回憶爬進他底腦子：那以一個貧農出身的他底爹底犧牲，那時，他在後方——瑞金常兒童團員，他底爸在興國前線爲突破五次圍剿而戰爭。一顆子彈致命地打傷了他底爹，在臨死的時候，留下了這樣的遺言給他：

「把我這枝槍……傳把我底兒子……去打，……叫他爲蘇維埃……奮鬥到底！

……」

想到這裏，他底淚水更加湧漲着，並連珠一般的滾過兩頰，他底兩肩抽搐着。忽然他取下他底軍帽，很久很久用流淚的眼睛注視那上面的赤星。

啊……啊……這是多末好的……多末好的……」

他用指頭溫柔地撫摸它，就像往常爲了保持它底清潔和光彩，所小心翼翼地拭去那上面的灰土一樣。

赤星這時在他底眼前變得特別的龐大，顏色也特別的鮮艷，使他的幼小的靈魂感到一陣絞痛和負累。

「我要……去質問……指導員……」

他下了最後的決心，而且也帶着憤怒，把軍帽匆匆推在頭上，堅定地向政治指導員底房裏走去，他這姿態，彷彿一隻決鬥的雄鷄，而他那頭上的赤星，更像火紅堅立的鷄冠。

「報告指導員！」他一掀開門幕，就急切地高聲喊叫。

「嚶——是那個？」

指導員被驚醒了，從長期戰爭中所鍛鍊出來的他底警覺性，叫他雖還沒有來的

及睜開眼皮，但已讓身子像彈簧似的一跳，已經跳下了大炕，用手電凝視着張小牛。大約他隱約覺察了，張小牛底臉頰上的淚痕，他關切地問道：

「啊，是那個欺負了你嗎，小鬼？」

「不，」張小牛故意地挺立着不動，說。「我問你，嚶……指導員，說是蘇維埃哪……紅軍哪……都要改名字，說是連帽子也要換了……真的嗎？」

「噢——指導員一時摸不清對方底意思，思索了一下。」

房內暫時歸於沉默，除了窗外的月光斜視着他們，祇有他們底心跳躍得隱微可以聽見響聲。

「是的，不錯，快要那樣做了」。半晌指導員才回答。

「呃……我說……」張小牛底氣息急喘着，語調顯得結里結巴。「你們這……這樣稿下去，……我相信……完全是……違反國際路線，……將來……國際一定會……會不答應的！難道……不怕國際……處罰你們嗎？……」

「哈哈……哈哈……」指導員聽得怪有趣，突然忍不住吼笑起來。

「你……別人在跟你……談正經事……你爲什麼笑呢？……我……我……」張

小牛猛然捏緊了拳頭，意識要想照往常對待別人似的……

「我要打得你皮破血流！」

「唔喲，這小鬼！……哈哈，真不愧是個老革命！……好我問你，你覺得現在國際路綫是什麼呢？……」指導員設法忍住了笑，眼睛在暗中狡滑地轉動。

「你不要把我當飯桶，我知道的，……現在的國際路綫……是……看哪……是……」老革命陡然口吃了，一時找不出適當的答案，許久，才倉猝地記起了一句熟悉的歌詞，理直氣壯地說：

「讓我們鮮紅的旗幟插遍全世界！」

「我親愛的小同志！」指導員興奮地抓住了他底手。「唔、怎末稿的，你底手這樣冷？……好，我告訴你：我們是忠實執行國際路綫的。在今天，最要緊的打日本，救中國，要救中國就要全國人民大家團結起來。所以我們要改變番號，換上別樣的軍帽，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底紅軍向來就是團結得鋼鐵一般的，難道有什麼損失嗎？你這……嚇嚇……農民底兒子，除了曉得土地革命之外，也應該曉得民族革命啊！……」

政治指導員詳細的解釋着國共合作的條件和保障，並打了好多個比方，「如兄弟圍于牆，外禦其侮」之類到最後，他說：

「這問題，真是重大得很，所以黨中央正在討論哩！」

「既然這樣」，張小牛就心地道，「那末，毛主席幾時來跟我們講講這新道理呢？」

「毛主席大概不久就要對我們詳細報告了，同志！」

「對哪，毛主席總不會弄錯道理的，祇要他一句話，我們就……」

不等張小牛講完，指導員忽然全身猛一震動，用他那粗大的臂膀緊緊地箍住了張小牛的頸額，而且慈愛地呢喃道：

「我的娃子！我的小寶貝！……就是光用你們來作保障，我們的黨有誰敢背叛革命呢？……是的，即使是小孩子，又有誰能欺騙你們呢？……」

兩個人火熱的臉挨近了，他們的心跳成了一顆。

「我……」張小牛高興到有點兒不好意思了，說：「我底瞌睡來了，我要回去睡覺。」

他從父親一般慈愛的指導員底懷抱裏走出，眼皮實在感到了沉重和滯澀，他打了一個非常輕鬆的呵欠。

（註）對於勤務員的愛稱。

一九三七，五，廿，在延安。

東村事件

丁玲

青色的，送着一陣陣松枝的香味的煙，跑在火舌的上邊，舐着有黑球的灶口的唇緣，飛速的往上飛去。一撮一撮的粗糠，從灶門口的桂姐的手，向着灶裏拋。她正坐在一堆茅草和粗糠之中，他的顏色也正同茅草相彷彿，只有映在火光中的兩顆眼珠子，却更顯明的亮晶晶，黑白分明。隔着煙，和從鍋中升騰起來的霧汽中，模糊的站着陳大媽在對面，他正攪和着鍋中東西。

「你也要看看時間，多塞幾把草，雞都要上籠了，還不着急，等下又要摸着洗碗，真要命……」近來陳大媽越變的不能忍耐了。時時總是顯的很焦急。

枯乾了的松針，便接連塞進灶孔裡去了。響着吱吱的爆裂聲，火光飄到了陳大媽的臉上，一付沒有什麼表情，呆呆的，又有點冷酷的面孔。然而另外一個面孔却在桂姐的眼中出現了；他想到那個爬柴的老么。他忍不住叫道：

「媽呀！我明天早上便要煮一點不放蠶豆的稀飯給老么吃，他又不能動，三嬭說蠶豆不消化，昨天我按他肚子，硬頂，硬頂。」

但她並沒有聽到回答，她便更沉入她的想像，那個睡在間壁房間裏的老么，細的八歲的弟弟，新近爲狗咬傷了的影子，深深的使他擔心他那受傷的脚；要是爛開
了。……

打破了沉默的空氣，突然的，幾乎駭着了她的，陳大媽仰着兒子使氣的大聲囑着：「飯好了，要吃的就來，請！請！請！……」跟着盛氣的後邊又是一串好像自語似的咕嚕：「禽獸也知道時候，只有這屋子裏的人，死鬼一個個地……」

咬着一根竹頭烟袋，陳大爹從門邊靜悄悄的出現了。無言的挨着一張靠墊的方桌坐下。眼睛注視着鍋裏，舐着烟袋的嘴。

「死人一樣，你不懂得去拿碗快麼，你該知道你爹現在是老太爺，得好好伏侍，明年他還要封官，哼，再看他那副派頭，怕要人喂飯呢……」鏟子在鍋裏急劇的攪動，燙人的一些半流質的東西隨着鏟子四方飛濺。陳大媽並沒有把眼光望到什麼人。

「娘賣辰，你這瘋母狗！」但這句話却從陳大爹口中又縮回去了。只凝望着他老婆的後影，一頭蓬亂的髮，抽出烟袋來，用力的朝那方向大大的吐了一口痰。

「找你二哥去！那東西也不是種，這幾天怕又中了邪氣，只要在家，就是橫眉

怒目，媽的個戾，索性沒有這些冤孽，倒也清靜。」

習慣了成天受申受叱的桂姐；只若無其事的將一些碗盞放在爹身邊，而且用柔和的眼光在那枯瘦的，生有稀稀幾根黃鬚的臉上有意的瞧着。讓爹爹也回報他一個同情的顏色。

二哥却始終找不回來。陳大媽一邊罵着一邊心裏又難過，賭氣把剩下的半碗蠶豆反放上了。站到門邊去，望着漸漸沉入暝色裏的遠山，割了稻的田原裏，只流瀉着空虛的晚風，近處的虫兒，還鼓着翼翅在瘦了的草叢間作最後的鳴叫。

銜着說不清的怨恨，陳大媽又從門邊消失，只聽到三嬸在坪裏弄得竹篙撻撻的響，他那特有的尖銳，機關槍似的話語又在外邊爆着：

「農民協會，他一定到農民協會去了，昨天王金來了，在柳樹下站了半天，還有李祥生，二哥，幾個人嘍哩咕嚕，看見我就不說話了，我爲什麼不可以聽，我祇讓開，我怎麼不知道，近來謠言多得，城裏不穩，只怕農民會……總有一天要出亂子……其實二哥老實，他幹得了個什麼，放心，他一定會回來的。」

謠言，謠言太多了，陳大爹也想起一些謠言，於是他站起身到房裏去找厚夾衣，他也想去會上問一問。

當桂姐也想跟着出去的時候，却輕輕被一隻手把她抓住了。她轉過身來，意外的高興，擁着這悄悄走來的弟弟。他們便坐在門坎上，望着幾顆從天上一閃一閃的星星。

「桂姐，我要看看天，要一點風」老么把頭緊偎着他姐姐，「那間黑房子我真怕，時時都有灶馬爬來爬去，可是我走來真不容易，好像全身的血都壓在那個洞口，我不能管，我實在想外邊，像前一晌日子，這個時候不是我該出發到柴山上去的時候麼？夜晚的林子裏，唉，那些長的松針總是縹緲縹緲的動，田老鼠，穿山甲跳來跳去我都聽見，呵，那些菌子真是香的要命！桂姐，你看，今晚上還有月亮要上來的」。什麼時候這個洞才會生口呢？就是趙家那條黑兒，本來是鎖着了呵，哼，他們把牠又放出來，終有一天我要報仇的，我要悄悄的把他打死——不，還是毒死。」於是他望着外邊的黑處，那黑處有兩個威脅來的狗眼，和一張大的嘴，只看見許多參差的銳利的牙排列在一片紅色之中。而那小小的心也就在那黑暗處凝固了，頑強的生長着報復。

「這只怪趙老爺，黑兒咬人不只一次了，這種狗早就該打死的。聽說他家裏有治傷藥，媽今天去過，沒有看見七七，明天媽還會去，弄點藥來就好了。」

涼的夜幕靜靜的展開，露水來了，月亮還在山背後，山上的密聚的松林在那亮的天空上搖動，遠處的田野上，水似的灑着無涯的淡白。老么注視着那方，那將有一輪明月升來的山頭，而他陡的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農民協會，呵，二哥要不在那邊山上，你砍我的頭。這個事只有我知道，不過，我怕，我決不說出來，要是有人知道了，二哥也許會被人打死的……」

二

在山的那邊，月光從濃密的樹叢的罅隙處漏下一片片的銀光灑在軟軟的泥地上，灑在矮矮的亂生着的草地上，還有一些石塊上，這些石塊都很大，因為年代久了，上面滿印着圖案似的松針形的花朵，也有一些黯淡了去的鳥糞的遺跡。在有一塊石塊上，那傍着樹根的地方，孤獨的坐着一個人。這就是被老么猜中了的他的二哥。陳得祿在傍晚的時分，就逃避着一切人的耳目，悄悄的藏在這個山上了。這是當白天他知道了媽要去趙老爺家裏就決定了要來一趟的。來做什麼呢，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總之這地方使他走不開，他願意安安靜靜的一人躑躅在這裏，好像過去有過的日子一樣，等着一個人。並且他願意看那穩穩的睡在脚下的一大片房子。這被蒼翠的羣山環抱着的一所粉牆大瓦房。牠總是顯得甜美酣適，而睡在牠前面的那片廣

大的打穀場，在一排垂柳之側，鏡子一樣的，只像一泓湖水。偶爾也看見有一星火星漁火似的閃耀一下，倏忽又消滅了。然而他的心總要跟着這火星顫動，他遐想着，這個屋子中實實在在藏的有一個他不能忘去的人呵！

他坐在那裏，樹葉子在他周圍，在他頭頂上輕聲的起着一陣陣的噓噓的嘯聲，他彷彿她從林子裏跳了出來，倚在松樹幹上，有一縷月光落在她臉上，照得出在發亮的眼睛裏滔滔的湧出許多淚水來。她不許他走攏去，罵他，罵他的媽，爹；怨天，怨菩薩，但是後來，她終於又讓他抱了，喊喊他的名字，而且把兩隻臂膀伸上來摟住他，於是他的思想却跳到另外的一個人，一個有鬍子的佔有過她的人身上，就是那個趙老爺；於是他從地上彈了起來，踢她，在她肉體上極力的揮着拳脚。她的衣服也破了，頭髮散在頭頸上，哭着跑下山去，然而當他把她追着時，交給她下一次會晤的日子，她又不敢違反他們的命令。

但終於違反了，還是四月裏見過面，聽說那次她回去後挨了好一頓鞭子。媽去見過她，說她只會哭，咒罵他，說她總有一天要上吊，否則就跳水。他聽見了心上好難過，常常要向這裏跑，總希望再有一次她從林子裏跳出來，罵他也好，咬他也好，就讓她咬吧，這樣他心上還好過一點。可是，她再也不出來了，連想聽見她一

點聲音也不可能。他一想到那圓的硬的身體，就感覺得連肉也有痛楚，於是他漸漸的恨起來了。

是七月半的時候，他那天走到趙老爺家裏去，要接七七回家跟祖宗磕頭。趙老爺只揚起臉冷冷的說道：

「可以，我並不希罕，她雖說強壯得像條牛，却不能做出一條牛的事，只要你把錢還我，就領了去吧。」

他想到趙太爺有時會把她不如一條牛樣蹂躪着，就恨不得幾鋤頭將他做死。現在他來這山上，常常是仇恨超過了希望，什麼時候他才能吐一口胸中的悶氣呢？他想過一些犯罪的事，有一天，他看着那壞東西出血，血濺到他身上，死在他脚下，像狗一樣，於是他跑遠去，宜廳提不到他，他在另一塊地方活下去。他又想過只要悄悄毒死他好了。不讓人知道，那末他還是可以留在家鄉，而七七總有一天會回來。但他決不定什麼時候動手，他又怕告訴人，猶其是近來，在一個收成好的豐年中仍然沒有足夠的糧食使他想做一點非常的事。他雖說怨恨一齊集中到趙老爺身上，但他却實在並沒有把那些事想妥。所以在這個晚上，想得到的他並沒有走下山子裡去。就是那棟大房子裏去，翻着山又回到自己家裏來了。這時月亮也翻過了

山頭照明了一些凸處的地方。明暗很分明。

三

在去年秋天，差不多就正是這個季節，陳得祿，顯得年輕得多，剃過了頭，那低矮的額頭就好像寬濶些，長長的微微向上豎着的眉毛和眼睛在厚重裏有了不少的漂亮的成份。不過却正是那時開始在緊蹙着眉毛了。有時帶着一點呆滯，有時又變得煩燥，常常在向城裏去的那條沿電線的大路上。他走過梧坪，梧坪的老少都跑出來關心的詢問，他又走過李臨口，全李臨口的人都拿顏色給了他同情的迎送。那些不在大路邊的村莊上，遠遠的當辨認出是陳家老二時，也就互相低語着，談論他新近所遭遇的事。就是有許多不清楚他的地方，也因為三番五次看見他過去過來，入在時間中，又只給了別人憔悴老去的印象，一個差不遠的境遇便也就被猜想出了一個種田人的倒楣了，不會被一個種田人擬想得太遠。

他的父親，陳大爺，正被押在洛城的牢裏，爲了幾年的積欠，幾乎有了一百担，那個主趙老爺却告了他的刁頑將他送到牢裏來了，自然也還關得有其他許多同樣的囚犯。他被關後沒有十天，便鬱出一場病，這使得在城裏做裁縫工人的陳得福連妻子都餓了飯。得祿的家裏，那住在趙家莊上的一家，連七七也在內，同時也陷入

了危境。七七是一個童養媳，有十五歲了，只等稍稍有幾個錢時就要開臉同得祿同房。但瞞着人兩個似乎早已在一些竹林子裏，稻草堆裏面，有了些情愫。他們曾經到趙老爺家去磕過頭，也沒有用。城裏衙門的人告訴他說只要原告鬆口，撤回狀子，就沒有事了。但趙老爺比泥做的菩薩還難求。這事一天天使家裏人走入了悲觀。

是一天的傍晚了，得祿又垂頭喪氣的從城裏回家，剛剛走到轉灣的地方，從這裏蹣跚進去，經過一片柑子樹林子，便可以到他莊子上了，忽然從林子裏發出一個聲音：

「得祿，你老子的病，怎麼樣了」

一看，原來是那個趙老爺家常走動的李八爺，得祿親得有一股東西從心中升起，皮膚底下慢慢發熱。却又不願先開罪，只好答應他。自然聲音總有點蹩扭。

「年輕伙子」李八爺穿一件黑夾袍走攆來，拍拍他肩頭：「天無絕人之路，但總得設法呀！據我看，趙老爺也不是不體貼你們，實在佃戶太多，好人難做；你也要替他想想，他什麼人，什麼地位，輕容易好轉過臉來麼？我以為是有法子想的，你要肯聽我的話，我們就讓這案子消下去，把你老子弄出來，也免得日後死在牢裏了，你得背一個不孝之名。」在眯着的小眼裏，射出一絲綠色的光，他笑着望得祿

，等着他來上鉤。

「真的嗎？趙老爺能寬放我們麼？只是……」得祿的臉色馬上給了他一個滿意。

「爲什麼不呢，要是你們能給他一個押頭，我包了你老子會放出來。不過……」他又說不下去了，像一個老獵人似的靜靜的望着他的陷阱。

押頭，他們能拿什麼東西去做押頭呢；二十幾畝田，一片地，就連茅草屋子裏的地，不全是趙老爺的麼？他們除了幾口人，就沒有財產了。

李八爺始終沒有供獻他什麼計謀，只答應他可以帮忙。

這消息跟着他走回家去後，茅屋中似乎又有了一線光明，都並不加以幾分的思索，跟着李八爺的輪廓在家裏人腦中不覺的大大的修改了一下，所以一到第二個天明的時候，得祿便在陳大媽，三嬸的催促之下，去訪李八爺了。

家裏的人便在秋陽底下等着回報，而且談論着。

「哼，那只狗，我不敢說，讓你們去信他吧。」三叔這時正從瘡疾裏逃來回，無事就躺在們外草堆上晒太陽。

三嬸也坐在矮榻上，三歲的小珍站在她身邊吃奶，奶實在不多了，小珍沒有別的零食吃，總捨不得不吸幾口，一點點也好。「大媽，你莫睬他，現在第一要緊，

是把大爹弄回來，李八爺那東西本來不是好蛋，不過他可以說幾句話是真的，誰不知道他就是趙老爺一只得力膀子。人不能太拘板，見事說事，要是，——啊喲，死丫頭，你咬我，我不打死你。」她推開小珍，一邊扣衣服，一邊還繼續她的快得炒豆子似的話語。

看得見芋田裏七七和桂姐埋頭在那些剪子形的大葉中。掘出來的都是些嫩芋子，好吃，但太可惜了。

老么放牛去了。他喜歡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只有他不懂得憂愁，他愛那條牛愛到極點；有一次他們倆順着草走到北邊的烏鴉山脚，不知道怎麼一來，忽然從山上躍出三條狼來，虧了牛同牠們鬥，他伏在牠身上大聲喊，後來才有兩個砍柴的來救了他們，從那次以後他們的感情就更好了。這牛已經很老了，田裏的事已不能多做，但全家都因為他救過老么的命，誰都不忍殺牠，或是買了牠，其實也找不到人肯拿錢換了這條牛去。

可是當得蘇回來的時候，從他的臉上只添了一層懊惱。也不願說話，兇橫的坐在他媽的身邊，拿眼睛望着東邊，山那方有一個他恨着的人了。

「呆子，你說啊，事情總可以說的，好商量呀……」大家催逼着他。他望了望

芋田有兩個蒙着印花頭巾的頭在那裏蠕動，氣忿又填塞住他的喉管。他嚥了一口氣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

「那老鬼看上了七七。我可不幹。」

李八爺只說可以把七七作押頭，遂去做一陣子工，將來還不是可以回來的，他不知這年輕人把那黃毛女看得那末了不起，倒表示後悔不該替他想法子，他看到這生意有一點困難時，便停止了。

然而這事實終於成了功。

七七知道了陳大媽，三嬸：甚至全家都預備送她到趙老爺家去做女工，她就哭起來了。

「你儘管想想，現在爹，唉，明年收成好，我們一定把你贖回來，下年我們要積錢了，老么也出去，替人家做活去，桂姐也要做多點雜活，搓燭心……你三歲到我家裏，那一點我不當你親生女兒，就是得祿，明年要是能接你回來，你也十六歲了，我就替你們圓房。現在你就救救爹，好在一翻過山就到，繞前邊走也不遠，還不是可以見面的。」陳大媽也陪着七七流了許多眼淚。

到晚上等到大家都睡靜了，七七却悄悄走到壩子裏去，他望着那座將要隔斷她

與家的山，她怕，她不願去，趙老爺她看見過的，聽到過許多關於他的流傳，要是——一種只有少女才有的防禦的心，便感到很大的恐懼，於是她恨着這家裏人，她又哭起來了。

有時，在無人看見的時候，得祿想跑來去慰她，她只對他瞪眼，吐口水，咀罵：「短命的！該殺的！沒有良心的……」

在決定的那天，七七跟在大嬸後邊，從家屋裏出來走上了那座小山，一邊走，一邊哭，大罵着得祿是孱頭，是天底下一個最無用的人，全家都勸着，得祿也被罵得生氣，賭氣先跑了，七七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對大媽說：

「那雙襪子補好了，在我的枕頭底下。」

大媽明白她的意思，安慰她道：「我會告訴他的。」事情教他也無法，明天還要進城去接他爹。……」

時間慢慢的過去，爹回來了，病好了。可時七七不准回來，得祿去看過幾次，有時無法見到。他們只好約到在山上碰頭，次數也少得很。而且，那爲得祿所猜中的事，也就是常常在七七心中起着恐懼的事終於發生了。這是不能責備七七的，七七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她沒有抵抗的力量，當她被關在一個籠子裡的時候。而

得祿除了在山上爲這事打七七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然而在心中，怨恨却一天一天積高，全趙家莊，梧坪，豐臨口，幾乎東村的大半人都知道得祿在這一年中不知老去了多少，深的紋絡在年輕人的臉上，寫了這事的歷史和這歷史所造成的新的性格，一付長年在忍受之中養成得很愛鬱的性格。然而這事將有怎樣結果呢？

四

紅着臉，鬢邊的短髮全濡溼了，三嬸拐着一對茄子脚，從外邊跑回來，喘着氣：

「攪拐了，大路上全是人，朝趙家莊上去了呵，出了事呵！小珍子！娘在這裡！來！去呀，大家一齊去看看吧。」她攏着頭髮，抹着汗，又將汗手抹在衣服上。

陳大爹用眼睛望着他兒子一眼，得祿却低下了頭，手理着腳上的草鞋。

「是不是打架，打死了人？媽，我要去。」

「藥裏的甘草，少得你，莫問我，我不管。」陳大媽把一件舊棉衣朝懷裏一夾，冲着就站了起來。望也不望桂姐一眼，又接下去罵：「哼！那種人家，要是有好下梢，天就沒良心了！他媽的辰，我操他十八代祖宗！七七不是我養大的媳婦？我去了，不准她見我，我恨不得咬他肉。那些不得好死的雜種們！還是去吧，死了頭

，看看去，事情該不會出在七七身上吧？去呀！去呀！」她走在頭裏，靠着門又站住了。嘴裏還咕嚕着：「砍頭的東西們……」

「大媽！大爹，三爹在家麼？二哥動身了沒有？你們還不知道麼？」八房裏的得賢姪兒、打飛腿似的一路跑來嚷着。用了拳術家的姿式，脚一就并站在門口了。沉住氣，兩顆眸子只朝屋子裏面搜索：

「李祥林要我通知你，王金已經去了。」他看見得祿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裏，蠻牛似的兩顆眼珠裏，透出一種漠然的光。

陳大爹又去望兒子，兒子在咬嘴唇。

「什麼鬼路子？你們攪的什麼鬼？」

「呵，大爹，你們還不知道麼？今天開會，快去吧！不開個會還成麼！去年餓死一些人，春上還有人出去討米，現在閻王又要拉夫了。年成壞，沒有吃的，年成好，也沒有吃的，田上的收成不是全挑到別人家去了麼？農民協會也不知是幹什麼的！現在那些鬼東西都要回來辦團防了。抽丁抽款，團防辦好了，無非打我們！真他媽的！二哥！走！大家都來吧！哪個村子上沒有去，真是比正月玩龍燈還熱鬧。」

陳得祿抖了一抖站起身，逃避着父親的眼光走出去，嘴角上咬着一個不可思議

的微笑。吹着口哨，分不出調子來的，走了好遠還吹着。他覺得背上有一點痛，那裡一定停留有幾對眼光。

「去吧！阿珍爹，我們走了。」三嬸抱起阿珍，跟在後邊連拐直拐。桂姐拔步也跑了。

「媽呀！我不要一人在家，我也要去。」老么在裡房叫着。

目送着兒子，兒子走得很急促，繞着山嘴，往大路上走去。那條路上，線似的，不斷的，接連的一些鄉下人在那裡朝一個方向奔去了。而且傳來許多聽不清的嘈雜聲。陳大爹心裏盤旋着，一幕一幕的兒子改變了的神情使他不安起來了：「他媽的，一定有鬼！」於是他也站起，朝人多的地方去。

「老頭子要跟着跑鬼呀！」大媽很想留住她丈夫，但看到他不做聲，便又賭氣走回裏邊去了。

秋天的陽光下，繫着花布頭巾的婦女們，擠在一羣羣的穿粗藍布褂的男子們中，在窄路上，成行的在割了稻的稻田中，又散兵綫似的，無次序的往前衝。一些好奇心，一些用大聲音說話，掩飾着不安的心情的，一些昂奮的，抑制不住的激烈的情緒，都混在一個洪流裏，被狂風捲到一個地方去。

這一股風從四方八面吹來，密集在趙家大坪上了。人在人縫裏鑽着，肘子碰着肘子，脚踩着脚，探求着的眼光，掠過這個面孔，又掠過那個面孔。互相問詢，而又等着，等着那要來到的一個巨大的咆哮。

「什麼時候了呀！還不開會！」

「急什麼，反正今天要開成。」

「要是我們的決議，城裡不接受，那又怎麼搞呢！」

「哼，不接受，我們才不怕。」

遠一點的地方，那些大石凳上，蹲得有，坐得有，大家談起家常來了。

「豬漲了價呢，前幾天我們那花豬趕到城裡，挽了二十六吊錢，要是能够等個把月，那就好多了，說不定可以換三十幾吊呢。」

「我表姐前天生了一個丫頭，唉呀！真怕人呀！她一個人在房裡，她就睡在床上，看那丫頭在腳盆裡划手划脚哭，後來聲音也沒有了，不湊巧她小叔子撞了進來，一喊，沒有法，我表姐只好丟了一床被子去，家裡人也來了，洗了洗，弄些亂棉花包了起來，偏偏，那小東西又活了過來。表姐哭，她們也沒有罵她，誰不曉得她的用心呢，總之，沒有法。」

小孩子也夾在這裡聽故事，圍了好些人，尤其是婦女，題外生枝，各個人都覺得有許多話衝到嘴邊，壓不下去。咕咕呱呱的。

那些比較大一點的，就這裡鑽到那裡，高聲說：

「反對一切苛捐雜稅！收成歸自己！」或是唱着歌，那從農民協會散出來的。人還在陸續聚來，而農民自衛軍的隊伍也來了。

「看，看小牛！你是什麼，排長，破褲子的排長，雞巴都掉出來了！」

許多人就跟在說話的後邊笑起來了。小牛臉紅紅的，去摸褲檔，還好，並沒有什麼，於是也回罵道：「禽你的娘。」

但看的人還是不曉他，指着掛在他肩上的那條鏽了的土槍：「這是什麼！這有一個卵用，還不如把膀下的背上來還好些。」

等到小牛要生氣了，他們便哄着走開了。而那邊又圍着一羣人：「李祥生來了，看，小龍也在那裡，他媽的，小龍也會演說呢，哈，漂亮！」

手膀上纏了一條紅布的糾察隊，也出現了，在維持次序，自衛軍的梭標，都成行的伸出人頭，一些紅纓絡，在陽光下，更顯得火也似的，在人海中燃燒着。

有人在宣布開會了，大家都擠了攏去。

大的拳頭往上舉，跳到檯上去的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後來有人認出來是豐臨口的毛機匠。但大家心裡有一個不安的大疑問：

「王金呢？王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王金這時正在趙老爺的西院小廳子裡，這裡擺了一些字畫古玩，很清幽，趙老爺總要在這裡消磨大半時日，沒有人客的時候，便獨自躺在炕上過過癮。如若有客來便談談天。閒雜的人是不大能走到這裡來的。這天王金因為要同他商量點要緊的事，所以便被請到這裡來了。他到這裡來是第四次，爲了農民協會的事，從前也來過。

「請你替我想想，你們也該替我想，」趙老爺舞着手裡的一根旱烟管，吐沫不住的往外噴，來回的在屋子中走來走去，「這大半年來，那樣事情我沒有聽從你？錢仲實，田比我多；李元素，城裡還開了幾個舖子，張海生兄弟都當得有差，可是他們跑到省裡去了，鄉裡的事就是我承當。新穀呢，他們拿船裝走了。我有多少？我家裡這末多人！現在呢，……」緋紅着臉，連氣也接不上來了。他恨王金這一批人，自從有了農民協會，他不知加了多少麻煩，他更恨錢仲實這一夥，他們從來不替他設想，有事就聳他來遭殃，不過他還不願在王金面前罵那些人。他只覺得王

金這人利害，他怕他，却還不能不向他表示好感。

王金坐在側邊椅子上，手上也拿了一根香烟，他的外表有屬於農民的樸質，和軍事家的沉着，他有一種溫文儒雅，却又和在一極精明強悍之中。他使人愛他，却也使人怕他：相信他，尊重他，依靠他，但並不能真的了解他，了解他偉大的能力。他用着深切的眼光跟着暴躁的趙老爺用力的吸着香烟，香烟頭上積了很長的灰，自己落到衣襟上了。

「你來東村也不少日子了，情形你也該明白些，那一天晚上我菜園裡不被偷，那個山上我的樹不被他們砍走，這些傢伙，哼！狡猾透頂了，你要問他，他罵，他就裝出那一付蠢樣子。你們說我地主，我通通不過三百來担種，我却要養一百來家人。連賬也還不了，要是有人要，我就把田賣掉，還了賬，做一個窮老百姓，好，讓我也加入農民協會去吧。」他做出一付可憐的樣子，又去含着那值錢的旱烟咀子了，那個比海水還綠的，透明的翡翠。

這些謊話並不能使王金忘記他的惡行，他有做官的朋友，他也開得有舖子，而且是當舖，他的田的確有四百多担種，這要佔地三千多畝，他有爪牙，東村的村長，鄉長，保正，有大半是他的人，他辦過團防，他打那些佃戶，打他家裡的工人，

他的小老婆是強買來的，他的妻子爲他氣得生病在床上，他從不看她。女用人都是他的下賤，那些從佃旁中挑來的餓飯的却是標緻的女人。他不能忘記他，在大門外邊現在就有幾千的人要來了，這些將他恨得透骨的人，這些時時記得他，要咬他的人。

而一個不會忘記的人從門口出現了。

趙老爺回過頭來一看到那令人生氣的醜醜的臉，忍不住厲聲罵了：「什麼人叫你來的！出去！」

陳得祿往門坎上一坐，躊躇了一下，便說道：「我來看七七的，今天一定要見她。」他覺得坐在那裡的王金加增了他許多勇氣。

「放屁！你還不滾出去，」趙老爺覺得王金的眼光很難受，只好又軟了一點聲音：「你要找人不是在這地方，後邊去找」

「後邊沒有，你藏到什麼地方了，今天你不讓我領回去不行。」陳得祿鼓着很大的勇氣來，不知爲什麼，只一進了這所大房子，便覺得心有點空，怨恨與恐懼交織着。他並不敢望趙老爺，他從出世就怕他，在他的後邊有一種看不見的勢力時時控制着他們的。

「發什麼瘋，你這蠢豬。來個人！把這東西趕走！有人沒有？」

家裏的用人們都被邀到坪上面會去了。有些女人在上邊屋子裏做針線。

王金趕忙用手去理頭髮；他遇着了陳得祿的眼去，是一雙被打傷了的狗的眼光，求救的，愧慚的，恐慌的，而且把兩手垂了下去，失去了知覺似的倚在門邊，索性又把臉轉向院子去了。

這是曾經爲王金所掛慮到的，他知道這些人太清楚了。他們比牛馬還被壓抑得可憐，比牛馬還馴服，雖說他們心裏燃着暴烈的火，但這些火只會燒死他們自己。王金也不免有些覺得尷尬，却又只好趕忙說道，他的容色仍不失去一絲沉着：「我想，關於新辦國防的事，我們就得商量商量。你莫上錢仲實他們的當才好。」

趙老爺也忍着忿恨，他祇想一脚把陳得祿跌出去，這東西是什麼東西，今天也敢坐在這裏放賴，但他不能在王金的面前，放下他全付的威嚴來，他煩燥的，勉強的不聲，聽王金說話，同時又感覺得有一個重的威脅在王金所說的後面。他一時又不能立刻來一個很好的處置。

院子裏有兩株梧桐，在高處伸着密密的葉子，緊緊的遮蓋着全院子的太陽，祇從一些落了的枯葉處漏些稀疏的影子洒在陰的，潮的地上。這些樹，這些地，和

着院牆，和着靜的空氣都變成非常討厭了。陳得祿說不出的惶惑。祇想一跳，飛過這牆去，又想撲過去，咬下這條狂狗來。他一聽到他的聲音，連那無聲的氣息都起着無底的憎恨。他的心撲撲的跳。他又轉過臉來望王金，王金還在無事般的說下去：「你要懂得這是一個計謀，現在他們是要對付我們了，不祇拿你去做犧牲，……」王金的坦然神氣，又使他安靜了一些，勇敢了一些，於是他又車轉身朝裏坐着。

「這事我懂得，我懂得，我不怕，明天我要進城去，我要進城去，……」趙老爺紅着臉，但心上也頗有些狼狽。

憎恨慢慢的燃燒着，陳得祿更其難受的望着自己的手，那兩隻能舉一百斤重的粗手，半年來了，他曾希望過有一天能絞死他的仇人，儘那名字就够使他做一點非常的事，但爲什麼才適却不起來，又並不是要他去殺一個人。陳得祿注視着那個臃腫的討厭的人，相信可以向那發着油光的臉上唾去一口痰，他只要再有機會，他一定什麼都可以去幹。他做出一個有勇氣的樣子，望着那個王金。王金似乎並沒有注意他，只續繼着談話，但他的確又看見王金拿手放在頭上去摸了頭髮，摸了一下，又摸一下。陳得祿馬上站了起來，做了一個凶的樣子，但立刻臉變得很灰白，而且呻吟起來了。他像被咒語定在那裏似的不能動了。

「高長庚！高長庚！王二嫂！王二嫂！」趙老爺用力喊，他感到了非常的不安。「媽的屁，抓住他，」忽的王金衝到他面前，扭住了他的衣領：「你還想怎樣，外邊幾千人都看你受審，好傢伙，抓住他，死了麼，來呀！」

「天哪！……」陳得祿喜歡得想叫，却潛意識的只想逃跑，他駭怕去看那個受逮捕的人。

趙老爺一掙扎就掙脫了，而且大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想向外邊逃跑。但王金又扯着他的袍子了，王金罵着：「不成，今天得同你算賬了！」

「快來呀！老爺出了事情了！……」一羣女人的聲音迫近了來。

陳得祿看到又快掙脫，趙老爺已舉起拳頭在下狠手的照着王金頭上劈去，他不再思索了，一股力撲了過去，一推，就把趙老爺伸出的那隻手打了開去，跟着勢，他睡倒了地上。

「活捉趙閻王，打倒剝削我們的惡霸地主，」王金拼命的使盡了力高喊。

「啊呀！要死的呀！造反了！」幾個女人跳着跑進來，大家擠擁來去扯，罵着，吵着，拍板凳，打桌子的，王金被包圍了。

「快，快，鼻爺，三成莊，七里坪，快去呀！……救命呀！——在地下哼着，但

並沒跌傷，只等一得機會就跑。

「汪汪！汪汪！汪汪！」狗掉在人的脚步的後邊叫喚，一群人擁進來了：狂亂的與奮的喊着：「打倒土豪，打倒壓迫我們的團防總司令，收成歸我們！……」

於是，趙老爺在一群，那些他認識的靠着吃飯的，襤褸得像鬼似的農民中被擁着出去。

五

在人的海裡，伸出數不清拳頭。一個角落裡又一個角落裡，迸裂出一些憤怒的叫號，這些叫號巨浪似的跟着密集着的人頭，推送到好遠去，一個浪潮過去了，那新的，吼着更大的波浪又生長了。這裡，這趙莊的坪上，死去了舊日的沉寂，那種窒息人的陰霾都一下被狂風捲走了，現在呢，宇宙改了顏色。高高的太陽，更顯得焦燥，點綴着山色的楓林，只如火似的燃燒着這淪陷在旋風中的怒潮裡。那些積壓的冤抑，一齊爆發。預感着將要來到的勝利，使心兒快樂的戰抖，盡情的呼着嘯着，那些駭死人的雷樣的呼聲。

「操你十八代祖宗，看你還不還三斗六升地！老子老早就要同你算賬的！……」

「審問他：私辦團防是什麼意思，他媽的，你趙閻王又想吃人了，是不是？……」

「頂好燒了他房子，讓他也無住處。……」

有一些人口裡雖跟着喊叫，但却起着無名的懼怕，他希望實現的東西，又不敢要他來得太快。尤其是老年的人，陳大爹就站在人羣中哭了，他看見那些人，像他自己的這羣人，都紅着臉，忘記了一切，而且一個兩個的跳上高處，那中心地點演說。就在那些輪流演說者的旁邊，死去了似的站着他的仇人趙走爺。這情形太激動他了，使他忍不住流出了眼淚，他恨不得也跑上去，在那張蒼白了的臉上，吐過一口唾沫去，但他手脚都痙攣，他說不清是喜歡過了度，還是懼怕，總之，他簡直不敢看那張表情空虛的臉，他又只想逃去這夥人羣，這激動是頗難分析的。

趙老爺開始還結結巴巴的分辯，他意志頗清楚，他想：「媽的，你們這批狗雜種，真的敢把我怎樣？你們要什麼，我答應你們就是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但後來，一片凶一片吼聲遮沒了他的話語，沒有人耐煩聽他說，一切蠢得豬樣的臉，馴得牛樣的眼睛，都狠得狠猙獰，粗野的逼迫了過來，他怕起來了，他感到了暗澹的前途。他戰抖了，他停止了思想，漠然的望着前方，颯颯然的無力的站在那裡，時時要人來支撐。不過他還是有希望，只是希望却又很渺茫。

忽然，有幾個人從東北大路上荒亂的跑來，連聲叫道：

「來了！來了！班了人來了，都拿得有傢伙，總有千多人，快跑吧！快跑吧！」
婦女們先叫起來了：

「毛兒爹呀！快回去吧！……」

「拐了，拐了！狗婆呢！狗婆呢！啊呀！我的狗婆不見了！」
於是在人裡面又擠着。

新的憤怒的熱情的力却反而生長：「娘賣屌，老子就來拚一拚，殺死他們幾個吧，是些什麼不怕死的臭虫！……」

次序亂了起來，但王金的出現，又挽回了混亂的空氣。

「現在時間短促了，我們要速即決定，」王金用眼睛巡視着四週，侃侃的說，「擺在我們面前的路，有兩條：一條是，起來，一切歸我們，讓我們自己來處理我們的財產土地，我們要打倒一切剝削我們壓迫我們反對我們的。一條是：安靜回家去，放下我們一切，取消農民協會，解散工農自衛軍，投降敵人，做永世的奴隸，怎麼樣？」

齊整的，劃一的，雷似的答應了：「永遠不投降，我們自己幹。」

「那末，」王金又用那深沉的眼光巡視了一週，「現在得先解決一個問題，就

是——」停了一停之後猛的一手抓過趙老爺接着大聲說：「這個人該怎麼辦？」他閉住了嘴，用眼睛去搜索。

人群裡起着哄哄的，猶疑的聲音，後來不知是誰叫了：

「打死他！」

而且有人在附和：「打死他！先打死他再講！」

接着許多聲音也叫起來了：「打死他！」

響應的更其寬廣了，一直到走開了一些婦女們也遠遠站住念咒語似的說道：

「打死他！」

王金還站在那裡等着，但沒有人走上前去，他們都希望打死他，却誰也沒想到動手。

又有人喊起來了：「只隔四里多路了！快點準備呀！」

呼聲已從山上的回音聽到了，風動着樹枝，廣播着這恐慌，人群裡又微微起着騷動。

「隊伍站到口子上去攔着來路！」王金吩咐了。

李祥生也跳了出來：「同志們！時間不等我們了，解決他！打倒萬惡的地主！」

打倒強劫財產，強奪妻子的魔王，打倒……」

一片聲吼應和着：「打倒……」

班了來的救兵們，那些同樣受着壓迫的佃農雇農，貧農們，長久生存在欺騙之中的又被騙着攔來了。他們要搶下他們的主人，那個養活了他們的家的，要沒有他們，他們將種什麼田呢，他們是沒有土地的，何況，他是有勢力的人，如果他吃了虧，官府一定要懲辦的，這一鄉人都將無死所了。所以，他們拿起扁担，鋤頭，耙，一夥跟着一夥，在趙老爺親戚家族的領導之下跑來了，尤其是那些收租看地的人。

隊伍，肩着梭標和土鎗的自衛軍，一齊向東北警戒，他們都緊張的，都感到了肩上的負擔，已不只是一些鐵的木棍，而又爲着那新的負擔喜悅。並且也強壯了人群的大胆，他們互相呼應着：「不怕，不怕，來了就摸。」

趙老爺變了有點紅的，滿染着希望的颜色，又灰敗了。他瑟縮的坐在那裡，已經全失去了知覺，大滴的汗從他的額上，臉上一行行往下流，手背上也全是水。他呻吟着，無光的木木的眼睛昏迷的望着，但並沒有人來碰他，雖說許多牙齒都早已咬緊了。

站在小龍身後的陳得祿，怕遇見了熟人的眼光，他捻着拳，低着頭站着，他等

着
着什麼似的。

「後邊，人群的後邊，傳來了催促：『打死他呀！快點，惡狗王八還怕他什麼，你們怕，讓老子來……』」

於是，不知有許許多人在向前擠，呼聲吆呼：「今天是總算賬的時期了，護他同閻王會面去，打呀！……」

第一隻腳伸來了，一下就把那個軟的球似的趙老爺跌滾了：「看老子做你！」
 跟着一陣瘋狂，無論怎麼也壓抑不下去的瘋狂起了。人全失去了理性，在突破藩籬之後大家爭着來動手了，一邊亂罵，一邊吐着唾沫，拳腳都集中到一個地方，婦女們也擠了來，咧着嘴，披散着頭髮，哭着，爲歡喜流着眼淚，她們也要求來一脚，來一拳，要來看一看那被打得不成形的東西，那個吃人的老虎。

趕來的越近了，人群却還不忙却，不丟掉那早已死了的人，王金大聲鎮壓着，而且說：

「你們已做得很够了，現在該怎末樣，得想法子呀！已經有同我們差不多的人數拿武器趕來了，是打他們，還是走，找個地方開會去，我看，我們到土地堂去集合，他們不一定會追過去，等他們在這裡打喪事吧！好不好？」

飛速的，興奮的，黑壓壓的一群，向着一個地方流去了，自衛軍在後邊慢慢的退。

六

夜晚，月亮又照到了松林的時候，那個被暴風雨蹂躪了的坪上，也靖悄悄的躺在月光下，一個黑影子又在這裡出現了。陳得祿逃避着同志們，悄悄的又來到了這裡，他望着那屋，那屋裡鬧着，他想着一個人，不知道是趁機會跑丟了，還是又正被人拷打着，他望着那坪上，那坪上曾睡過一個睜着眼，爆出着眼，流血的眼的屍身，他想這屍身也許埋葬了，也許正停在那屋子裡，他不能再打他了，他已失去了機會，他捻着拳，暗暗的後悔。但後來終於將那發燒的拳頭伸了出去，大大的呵了一口氣。

後來城裡開了許多兵來。這些人都沒有詳細下落，但狂風暴雨却四處響應着，一直鬧了許多年。

愛國犯

成仿吾

一

他們這些人——是所謂愛國犯，這可不是千古未聞的奇案！
翻破古今中外所有的法典，找出這樣個罪名——你可困難。

二

我敢斷言，並且用我的一切的保證，他們沒有敢咀咒什麼神明，
他們都是些安份守己的紳士，也不會冒犯全世界那一帝君。

三

如此說明，由南京傳來的廣播：他們主張禦侮救亡各黨聯合，
他們因此違反了三民主義，他們危害了國家——因為他們愛國！

四

幾個月來，他們被鎖在監牢，六十多歲的老人也「王法難逃」：
他們要被審判，要被嚴重處分，不管全國人民的悲憤與呼號。

五

他們不該癡愛這危亡的國家，
不該宣傳與討論救亡的方法，
不該表白他們對於祖國的忠誠，
不該，不該把漢奸親日派辱罵！

六

這可不是千古未聞的奇案？
我們的民族經歷着了多少憂患！
愛國的運動被無情地鎮壓與摧殘，
先進的戰士們要克服更多的磨難。

七

可是「天羅地網」阻不住愛國的共鳴，
鐵的鍊拷鎖不住救亡的鬥爭；
一天民衆的憤怒終要轟然一聲，
把沒心肝的鎮壓者炸做微塵，

八

奮鬥到底呵，你們，偉大的愛國犯！
你們放着比殉道者更大的光芒。
聽呵，全國人民激昂的歌唱：
團結禦侮，中華民族不亡！

上前綫

(速寫)

定一

一
蘆溝橋的砲聲，

來得突兀，也並不突兀。

日本鬼子的的野心和技倆，誰都知道，整個華北在虎口裡了，

清涼的避暑勝地，廬山，和與戰，沒有最後決定。

無線電，波長八十公尺，

『……請求立即明令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在統一指揮下，為抗日先鋒……』
簽名的；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抗日人民紅軍全體，指揮員和戰鬥員。

波長八十公尺，無線電，到廬山，到全國，

二

整個軍隊變成一個大學校，讀書，識字，上操，打籃球……吃飯以前要洗手！

那是昨天的事，

今天，

大雨，泥……，

背着槍的，一隊隊，在路上走，

滑一個跌倒了，後面的喊；再來一個！」

「媽的走得那麼急」。

「打日本去吧！」

農民們牽了自己的牲口，硬要來送，把紅軍牲口背上駝的東西，搶過了駝在自
己牲口上背。

老百姓眼裡；個個跌到像泥菩薩一樣，還是那末高興呢。

「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軍隊，我活了六十歲」。老頭子古魯着。

什麼軍隊？

帽子上五角星，紅的。

他們是集中待命的。

三

89

十天了，廬山上還是很清涼的，避暑勝地。聽啊，脫話了，有了些骨頭，最低
限度的四點。

二十天了，中央社來了使人們瘋狂的消息

豐台廊房克服！冀東保安隊反正。

爆竹聲，國旗掛起來，家家戶戶！

第二天

平津失陷！

報紙！號外！大字！頂大的字，紅的字！各種慄人刺目的字！昨晚的興奮褪了色。

民衆的呼聲；全國總動員抗戰！極度的悲憤。

一個月了。

『親善』的哀的美敦書，二十四小時，喜多在^後上海候訊，張群到南京，

早該到來的『最後一秒鐘』，南京軍事委員會會議廳裏，戲劇般的緊張場面，中華民族生死的掙扎，

南口的砲聲，上海的砲聲，飛機空襲南京，

出乎唯武器論者們的意料之外，三天打下日寇飛機三十餘架，今天才知：原來

是紙老虎，

四

西安的女同志，五個人，決定繡一對旗，送紅軍東下，

紅綢的面子，三角形，紅絲的鬚，黑的字，深紅色的斧頭鑿刀，和五角星，加上細的白邊，

家裏不能做，怕父母看見，

公共的地方不能做，怕……

找了個祕密的地方，輪流的放哨，輪流的做，懷着寫情書那樣的心情和愛好。

並且祕密的鄭重的托了頂可靠的人，送到紅軍總政治部，

紅軍總政治部收到了不少旗子，西安的，不落款的，小的，三原的，大的，雲

陽周圍的更大，商人，學生，農民，工人，送旗來，

爲什麼『還有沒改名？』

『什麼時候開拔？』

悄悄的問。

只有黨部不曾來。

五

流言，傳說，

「紅軍主力開到綏遠去了」。

「南口打勝仗的某軍，就的紅軍，好快」

「紅軍已經抄到遼甯，好快」。

句句講出自己的希望。

天天是投效的人，來自各處，近的，遠的，北方的，南方的，還有從南京來的。

六

清早，大操場上，誓師大會。

休息了的，軍身經百戰健兒們！臂膊上的肌肉，腿上的肌肉，像新的彈簧。

一致的吼聲，回答抗戰的號召。

讀誓詞一句一句，一唱衆和；

「日本帝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奸淫我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燬我們的耕具牲口，爲了民族，爲

了國家，爲了同胞，爲了子孫，我們祇有抗戰到底！」

「爲了抗日救國，我們已經奮鬥了六年，現在，民族統一戰線已經成功，我們改名爲國民革命軍，上前線去殺敵。」

「我們擁護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服從軍事委員會統一指導，嚴守紀律，勇敢作戰，不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

「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羣衆一針一線，替民衆謀利益，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願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

宣誓完畢，一律換上青天白日徽章的帽子。

舊帽子怎麼辦？

「舊帽子？我們要把他包在包袱裏，永遠帶在身邊。」

隊伍走開，大操場上沒有留下一頂舊帽子。沒有一個人，願意把舊帽子拋掉的，因爲那上面有五角星，紅的。

「我知道的！你們改名字是爲了要打日本，你們的名字改了，你們的心不變的，」土橋的農民說，點着頭。

「我們上將的薪水還不及普通的一個特務長。我們也沒有二等兵。」一個戰士在對農民說。

七

消息傳遍了三原城。

是北鄉的農民們上城時帶來的。

「昨天紅軍過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們村子裏的紅軍也走了，走的時候，把全村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借的東西都還了，一樣也不少。」

「他們打了我一飯碗，都非賠錢不成，我說，同志，不要賠，留得路上買口水吃。出門人袋裏要放幾個錢的，他還是賠了才走的。」

一個老婆婆哭起來

「他們拉伕不？」城裡人問。

「拉伕？你挨上去都不要你呢」奚落的口氣。

八

上前綫歌，自近而遠。

千百個聲音在一起。

砲火連天響戰號頻吹，決戰在今朝，我們抗日先鋒軍英勇的武裝上前線，用我們的刺刀槍砲頭顱和熱血！愛！用我們的刺刀槍砲頭顱和熱血！堅決與敵決死戰。

「四十餘年的幽恥，血債要把血來還，中華民族好男兒們響應祖國的號召，用我們的刺刀槍砲頭顱和熱血！愛！用我們的刺刀槍砲頭顱和熱血！堅決與敵決死戰！

『保衛華北，收復東北，統一我中華，人類和平與幸福不容野獸來蹂躪，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愛，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誓死不做亡國奴。』

『黃帝的子孫四萬萬人團結起來吧！民族革命的火焰燒遍了東亞國原野，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愛！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誓死不做亡國奴！』

九

隊伍在村子裏經過，佈告在壁上貼出來，那大字，

前面的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佈告」。

後面的是「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二十三日午夜於雲陽

搶橋

莫休

結成一個心

報警似的尖銳的哨子音，討壓的到處叫起來，被疲乏侵蝕着的我們，也只得「不由你」的要爬起來了，粘澀的眼睛，不必揉開牠，打開了也沒用，一切只是「漆黑一團」，數不清的星星，站在高高的天空，隔着雲霧，在向我們眯着模糊的眼睛，似乎在驚奇我們以手代目的擁好行裝，又習慣的不會，把鱉魚蛋樣的包穀粒子送到鼻孔裏去。

大家都瘡啞着似乎是很沉着，可是在使氣下的一切東西的碰擊聲中，很顯露着是在不高興，怎麼能够高興呢？昨天在十六個鐘頭內，跑了一百三十哩，如果只是跑路，那還叫是家常便飯，不算什麼，還打兩次仗哪，第一次掘到營長時，也沒費什麼力，因為團長指揮得好，大搖夫擺的一口氣就衝上去了，第二次衝猛虎崗，可就費了時間也費精神了，山是那樣的高，不敢說也有十五里七八個「烏龜壳」很威嚴又驕傲的蹲在要口上，守兵雖說是名聞全國的「雙槍兵」，可是他們人數都和我們半斤比八兩，一個團對一個團，他們既居高臨下，又以逸待勞，天又是黑下來了

，我們抓住草根，樹枝，石角，作賊樣摸呀摸呀的，足足兩個鐘頭，才摸到「烏龜壳」的背後，那些正在過癮的老總們真够丟臉，一下像洗澡的十八歲大姑娘有人闖進來一樣，驚叫得可够厲害了，我們捉人，檢槍，下機柄，是不費多大麻煩，但有些跑了的，他們過足了癮，可就比兔子還跑得快，三十里的追擊，有些人是不怕難爲情，掉在後面了。到這裏還不曾睡滿五個鐘頭，現在哨子又催命似的催起來，催吃飯、鹽漬着一樣的心，柳條一樣的心，柳條一樣的兩腿，怎能使人們高興呢？

政治委員是够人佩服他聰明的，他隔着黑黑的夜幕，從粗暴，愚蠢的使氣中，從惡意的摔碰東西中，似乎用了K光，清楚的照出了人們的心，炊事員還未把菜盆子收回去，大家嘴裏還在咀嚼着，他集合講話了，嘴裏永遠像含了有東西。又加上一貫是「快板」，說起話來，總是特等射手放「馬克泌」，簡直數不清是些什麼字眼兒，雖然他的話並不高興，並不是不可懂，但困難可怕的，是他那快放機關槍會震昏人的神筋！

「同志們！有點困難了，我知道，跑了一天路打了兩個仗，現在又這樣早就起來。」說得許多人都心平氣和下來，以爲他要說下去：「司號員看錯了鐘，現在再回去睡一睡」，但他不那樣說他不厭重複的但比較更清晰的又叫了一聲「同志們」！

要起來這樣早的原因是這樣，軍團酋長來了信，現在唸給大眾聽：「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明日拂曉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破五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幹部團搶金沙江渡口三十個鐘頭跑二百八十里的紀錄……我們準備着慶祝你們的勝利，全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們也在準備着慶祝你們的勝利！」……老百姓說這裏到瀘定溝是不折不扣一百九十里，在二十四個鐘頭內，我們要走完這些路，並要拿下瀘定橋，全部都擺在這裏一點不會少也不會多！……」

機關槍彈樣的話語，打在每個人的心上，似痛，似辣，似混濁的水裡撒下了磨粉，起着來不及計算時間的迅速的沉澱，又互休息着的輪軸上灌進了滑油，從疲勞的銹澀中又恢復了閃亮和精神，眩目的揮斜起來了。清楚的可以聽到每個人心跳動的聲音，這些心的跳動聲音，匯集起來，相同管轟雷樣，震憾得漆黑的大地都抖動了。血墳起來，小蚯蚓在一些人的頸項上爬動着。現在大家的心是結成一團了，且沒有可能和時間，去回憶和慚愧幾分鐘的以前，咀咒那過去不久的愚蠢的影子吧。人們的心都在暗地裏回答政治委員了，「不要再說了吧，會使我們暈倒的，或者會使我們發狂，我們被籠在金沙江大渡河的天然帶子裏，不諒解我們的弟兄們端着槍守候着，跟上來，愚蠢地硬逼着歷史重演石達開的故事，我們能夠嗎？中華民族的

命運，重重的壓在我們的肩上，這是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們好意的付托也更是歷史賦予的，一百九十里，二十四個鐘頭，這確是我們的困難，是不敢設想的困難，但過去我們沒有爲什麼煩惱過，因爲從來不會有什麼能夠困難住我們，現在我們不會生翅膀，但我們有一雙貼過八個省泥巴的腿腳，如果腿腳還不够使用，我們還有兩隻手，遵義追擊時，軍團長也教會過我們爬，一切的話是空說，浪費了時間，即是罪惡，現在是出動的時候了。……」

「我們要接受他們的慶祝！」千百的喉嚨，叫出一致的巨雷裏鳴，夜神也兢兢退避之舍了，光明爬出來，送着我們這一個人一樣的長串滾動的人流。

浮盪的雲海裏，閃着白皚皚的雪峯，飢疲的腦膜，倦澀而又充血的眼瞳暈目眩了，出南老嫗會善意的話我們不會完全相信他，但我們也預示了醫「山病」的良方——飲糖水，預備了，現在又正是飢疲的時候，於是治小病的良方，也成了療飢的良藥。

兩個團的弟兄們又「親愛」的守候在小河對岸的高原上，可是掃興的橋被拆了，水是那樣的深而急，瀑布樣的傾瀉，我們又這樣隔河相望了，但我們却遙遙的同致「禮砲」——在繁密的機關槍火網下，橋被架起來了，真不愧川民公贈的「豆腐軍」，川康邊防軍就這樣半免強半歡迎的把我們引進摩西面，而他們又不告而別了

。斜風細雨的黃昏，目送，可憐而又蠢得可愛的弟兄們，消遊在幽裏人的黑暗裡。

黃昏暴雨，毫無顧忌的傾倒下來，有意在爲難，也是可悲的在爲逃去的弟兄們沖洗恥辱，我們沒有作較長時間的休息，忍入早已告急的肚子，又在兩杜中蠕動了。政治委員站在路旁線是檢閱的將軍樣，威武的挺起拳頭，揮撞着雨花和黑暗，鼓着他那永是含着東西的嘴巴送出很不柔和的敲打破瓦器似的粗沙音，喊着各種不重復的口號，一句句口號打在心頁上，似是打了強心針，經過他面前的人士，步更加踏實一些，但也有一點副反映，「事情是你個人的嗎？你用不着那樣，我們會知道會像你一樣的知道清清楚楚，我們更要做得很好，好得出乎你和一切瞅着我們人的意外，不要瞧我們的笨嘴笨臉！」

「不怕苦，不怕餓，只要瀘定橋^倫！」人流中間湧出一唱百和的，似口號又似歌聲的怒吼，算是代表着全體給政治委員的回答。

艱難的把人線牽過十里的小山，一天半暫別的「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大渡河又傲慢地躺在我們右側了，用牠那永不疲倦的怒吼，吞去孀婦啜泣般的風雨聲，吞去我們「坐汽車」（註一）的碰擊怨歎聲，但牠衝不破障着一切的黑暗，讓黑暗仍緊緊的圈圍着我們。

確實黑暗得可怕，縱不能誇張說「伸手不見掌」，但你很難透視兩步以外，要是你踏快一步，你會撞到前一個人的頭或嘴上，踏慢一步呢，後面會有人照樣的來碰你，更壞的就是碰的太猛了，你幸不練習一步臥下放，也得使你手脚揚一揚，低喊一聲「嘎啣」。有時爲了突出路面的一塊頑石頭，或是窄的路面及轉角的地方，這裏是會有「前仆後繼」的「坐汽車」客的。泥水是不會可怕的，翻正沒有例外的大衆都變做了泥菩薩，就心的倒是讓下山崖或者是河裏，那是會够麻煩了。此時唯一的秘訣是不能失聯絡，如果稍慢一步，前面人走遠了，你便見不到影子，聽不到聲音，眼前是恐怖的黑牆矗立着，你簡直不敢定出那面是進路，腳更加不敢移動，似乎四圍都是陷阱，心會特別的恐慌起來，而後面趕上來的人又會特別催促你，真要逼得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摸着爬着，三個鐘頭滑過去了，嚮導說只行着十里，每個人心裡都劃出問號了。「以此類推，到拂曉也不過祇行四十里，但現在躺在前面的還有九十里，時針已指在午後九點，風雨和黑暗，十日會救去瀘定橋！」這擒住每個人的心。

河對岸突然湧出火光，游移閃爍，沿着河左岸同我們取平行綫向北邁進，火光後拖長約兩里，發現時是平着我們的本隊的，但不久便超過我們的先頭了。這使我

們羨慕，也使我們更加重疑慮，突然發出的火光是告訴我們那是敵人增援部隊呀，在火把幫助下，他們是會先我們趕到瀘溝橋，據情報橋頭已有一旅人并再增添這一枝還不知多小的援軍，那是更費手脚了，如果我們要圖快搶先，只有打起火把來，但這不又是明告敵人嗎？我們不應學對岸的那一羣，做這種笨事，有些人忍不住，向前後行着的同伴們探意見，但誰也不能有聰明的腦筋，答出適當的辦法。

對岸火光高傲的把我們丟下，毫不回顧一下即消逝了，我們闖進了一個村子，政治委員高擎着火把，站在村子的中央，嘶啞喉嚨高叫：「大家找火把，每班六根，找那些用處少的東西，好的有用的，絕對不准拿！……政治處派人去檢查！」不久，幾十百個火把捲出村子，黑暗衝破了，前途閃耀着光明，眼睛有了用處，板脚也像拴上了「法馬」走得特別輕快而迅速，簡直在跑步，有些人呼吸粗起來，像同水牛樣喘着氣，濡溼的衣服上，冒着輕烟的汗蒸汽，千百個跳動的心，合着脚步的節拍，箭簇般的跑向前方。

有人耽心了「這樣多的火光，在有敵情下都是不許可的，何況是接近了敵人；政治委員的聰明計劃，算是愚蠢呵！」——這種憂慮，立刻就得到了不是杞人憂天的證實，我們同對岸的火光又平行了，在河床逼狹的山崖邊，在急湍的擊响中，對岸送來

了「你們時瞎子隊伍呀」的純粹四川音，問話打在這邊岩石上，題出不全模糊的四川音，這時會有許多人竊起眉頭來，「怎樣答復呢」？先本隊不遠的步兵連有人答腔了，大概是黔北的鬚戰士，類似的四川話：「是×師×團的，是昨天「共匪」接火來」——蠢得可愛的對岸那羣人不再問什麼了，兩行的火光，夾着大渡河北上，河面映得紅起來，彷彿是「亞林匹克」運動會的火把競走，更逼真些，那就是預慶勝利的提燈會。兩串不同的人，懷着兩種不同的願望，在向同一個方面邁進。註一：軍中戲呼趺交者。

二十個

天拂曉，在年初一砲仗樣的熱鬧槍聲中，我們被接到了橋西頭，那是沿海半里長的橫街，大家分散在店舖裡休息，疲乏的但又是興奮的，欣賞那從橋東頭送來的各種槍彈打在牆壁上屋頂上的劈拍嘩啦聲音。

大渡河集成了一切川流的奇觀，更集成了一切川流所有的以及未有的恐怖。每滾個頭裡都像裹了大石塊，滾起來，壓下去，特別顯得勇猛粗暴，拳頭大的碎石塊，都隨着浪頭浮起來，像江豬一樣，追逐浪花數丈遠，然後掙扎，沉下去，泥沙更被

捲的永不永會安沉在河床上，全部河面，你不能找出一小塊的恬如鏡，也不會有什麼漣漪清波是坐在飛機上攝取的投影畫，全幅嶙峋的崖谷和溪澗，激湍的追逐排擠，捲成或大或小的漩渦，像鯊魚口樣，把四圍逼攏來的水永不滿足的吞下去，於是又從數丈遠聳出一個小阜來，這樣循環翻滾水花飛濺數尺高全河面到處都湧着噴泉，神筋最健全的人，都不敢注視河面三分鐘，會使人擦亂暈眩。雷樣的巨聲，立在岸旁五里高的小頂上，繁響即震得煩躁難安，逼近河岸，對話的人們都把對方當做是矚子盡可能的放大喉嚨叫，這樣還會有有些話語被濤聲吞噬了去。

在這廿餘丈寬的恐怖河面上，懸空橫躺着十二根臂腕粗的鉄鍊，間隔尺餘寬平臥着東西是牢牢的啃緊橋，似是想把河面再拉窄些，兩旁同樣懸空的有上下兩根鉄索，那是代替扶欄的。十二根鉄索上，橫鋪着木板，這是數千里長的大渡河上獨一無雙的人行道，人一踢上這木板，鉄索會例外的爲難，大大的搖擺起來，完全是賣技者走繩索，兩側重心要隨着擺動保持平衡，步子起落，也要特別當心，因爲鉄索也會上下在擺動。不俯視板面，怕步子會踏空，要像投石子一樣捲入驚濤駭浪裏去，但注視板面，視線會從板隙中透到翻滾的浪花上去，這又要你暈眩起來。以前也曾行過這類的鉄索橋，那都祇是五七丈寬，但已有許多不敢挺起腰桿，而面色

變得灰土樣，匍匐在板子上爬過來。

現在，十六根黝黑的鐵索是恬靜的頑強的躺在河面上，板子是被剝得精光了，鐵索裏露着對面的一個旅和我們這一個團，分有着橋東西，而東岸的橋亭和左右里餘的沿岸，從各種原有的與新築的建築物上，機關槍步槍的黑嘴，是朝向我們拱出着，不時吐出一陣飛蝗般的鉛芒，縮在黑咀後邊的人，送來「過來呀！飛過來呀！我們繳槍給你們」的惱人的呼聲，我們這裏也「禮尚往來」的問答：「祇要你的橋，不要你的槍」！但橋是在這裏，那祇是幾根赤裸裸的鐵索呵！

全團的輕重機關鎗集中了，特等射手也集中，司號員也集中了。都密集在橋頭，第二連跳出來二十個英雄，劃一的短鎗馬刀和六個手榴彈，都像醉酒的醉漢，臉紅紅的緊繃着，出着鬥牛般的粗氣，列在街心的全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他們，數萬健兒的前途依靠着他們，過去八年事業的繼續，與將來無窮事業的創造，也繫在他們身上，他們被這種重負壓得不安了。霹靂般的口號隱沒在號音響裏了，在毫不慌亂的廖連長的後邊，緊跟着這二十個鐵漢，山岳一般的出現橋頭了，用着不能想像的，勇敢和技巧，鉄腕握着鉄欄，鉄脚咀着鉄鍊，列成兩排鐵柱，中間勻整的幾條鐵索上，爬伏着一些人，同樣的鐵腕握着鐵索，兩隻鐵腿廠開着，夾在兩條鐵索上

，於是像小型的唐克樣滾過去。橋東頭的人群，被這種不能夠想像出來的現實所驚駭，飛蝗般的鉛花，殞石般的手榴彈投過來，硝烟消失了鐵索橋亭和一切，爆炸的巨響，使兩側的巖石也抖顛了，當然不是有人情，但彈丸却多飛回無底的家中和河流裡去，二十個巨人未減少一個接近了東橋頭，被指定鋪板子的第三連也將準備好的板子鋪出橋亭，政治委員率領的第二梯隊衝鋒隊也疊列在鐵索上了，戰慄的那羣人終於動搖了，橋亭吐出熊熊的火光，隣壁的民房也燃起了，簡直是又一次火燒葫蘆谷。疑的突然聳立在二十個巨人的面前：灼人的火焰，幾丈外都會把毛髮熏焦，如果誰想從那裡衝過去，那是孫悟空過火焰山，而我們又是凡胎肉體，結果不只是燒去幾根猴子毛，定會是身墜火窖：退回來或是立在那裡等候火勢的滅殺，然而人們又不願作那樣「聰明」的想法，在他們這一畧畧躊躇中，列在橋頭的助戰的觀戰的人們心要跳出胸腔了，「衝呀！衝過去！」「最後的勇敢呀！光榮的英雄們！」像狂風暴雨樣把二十個巨人吹進火窖，吹過了橋亭，吹到街上去，忍受着髮枯膚爛，投入了衆寡絕對懸殊的巷戰。

第二梯隊衝鋒隊過橋了，後續的人濤濤又填補了河面鐵索上的空虛，三分之一人轉到橋東的街道上，那些失去魂魄和知覺的人們，像被獵犬狂追的兔子一樣，從街上

躲進屋子去，又從屋子裡跳出來，結果都免不了「悔不當初」的可慘的躺在街石上，或者是「前倨後恭」的服帖在這巨人的面前求仁慈，能够逃出這兩途的，自然不是大多數。二十個這人的毛髮，三個傷亡的犧牲，換得了大渡河上唯一的爐定橋，鐵索橋。邊是永久鑄鑄着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們的英雄史跡，將和橋下的奔騰的激流一樣，永遠爲人們所敬仰。

一九三七，四，二〇，追記於延安

平型關戰鬥前後的日記（戰場片斷）

蕭向榮

九月廿三日

早晨六時，和暖的太陽，剛從山後露出了黃金色的光輝，射到那富有南方風味的瓦蓋的屋頂，照着那房屋後面的樹梢，照着人們愉快的臉面。那是多麼可愛的美麗的朝晨呵！微風一陣陣地吹拂着，襲着人們的身上，使人感覺着身上兩件薄薄的單衣，已是有一點寒意！呵！又到了秋涼的天氣啦！

在本地僅有的一所國民小學校內的空坪裡，裡面靠東邊的牆根側旁，長着一株孤獨的柏樹，青蒼綠翠，傲然地獨自生存。陽光從東面照來，覆成地面很大一塊的

陰影。坪的中間，安置着一張方棹，連凳也沒有一條。在那周圍，已經集合着百餘個年輕而活潑的，個個都顯現着心情愉快的人羣。有的手携着手，站立在教室的門口，有的并肩坐在階前，也有的走來走去和別的人在打招呼。大家都是具着同樣的一個熱望，熱望着師長今天的報告，因此互相談論着，在猜想。

一瞬間，林師長出現在已經安置好了的方棹的旁邊，他站着，立即把所有的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臉上，身上。——「陰丹士林」的半新的軍裝，小皮帶，慈和的面孔，不高不矮中等的身材，一位年青的百戰健兒！

亂雜的，無秩序的，站着，坐着的人羣，很迅速地集合起來，挨着依次席地而坐，全場靜寂下來。

林師長回到前方，今天算是第一次和這衆人們見面，所以大家都很高興地，歡喜地，互相低聲耳語地談論着：

「你看，胖了一些了！」

「呵，老了一點，鬍子都濃黑一些了呢！」

「還不是那樣年輕，那般和靄，和從前一樣嗎？」

談着，眼睛望着他的面孔，心裡發生無限的敬愛。

沒有經過什麼形式，師道就開始說話了，他首先對着三四三旅連以上的幹部同志，講了一些別後重逢的慰勉的話之後，便開始做他昨天夜裏在陳旅長的辦公棹上準備好的報告——關於目前抗戰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及我們的戰術戰畧原則的報告。聲音清晰地穿入人們的耳鼓，全場都靜寂的傾聽着，眼也不轉動的注視着。有許多人，便從口袋裏取出水筆和日記本子，很注意的一面聽着，一面筆記。報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興奮着每個人的心弦。誰也沒有咳嗽一聲，來擾亂旁人的聽覺。全部的報告，大約經過了二個鐘頭。最後他說：我們現在要在這一帶地區，求得一個戰鬥，給獸軍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部隊一個興奮。接着他繼續說：這幾天來，我（師長自稱）正在研究着，這個仗究竟要如何打法，才能取得完滿的勝利，使我們能捉到幾千俘虜，一直往後面送去，來鼓勵民衆來抗戰的熱情與勝利的信心。說着，大家都興奮得笑起來了，每個人的心裏，都希冀着將要到來的勝利的第一戰，能夠很快的達到。

這的候，通訊員送了一份電報進來，師長接着在看，沈默着，再把昨天才得來的一份五萬分之一地圖，仔細的看着，然後便向我們宣佈：

「敵人大約有一個旅團，今日正向平型關友軍陣地進攻了我們要配合這個戰鬥」

。所以你們全旅，今天下午就出動，回到再莊宿營。今天的會議在此結束，~~馬~~同去吃午飯，飯後各就駐地出發。」

掌聲像雷鳴似的鼓起來，在這緊張的空氣中，人們都站起來，異常興奮地，笑嘻嘻地，離開了會場，走出了校門。

人在動，馬在跑，電流飛速的在電話線上流轉，無線電的發電機，也被搖動得嗚嗚長鳴，許多人都在收拾自己的行李——摺背包，穿草鞋，行軍水壺裝進開水，送回老百姓的門板凳子，棹子等等，炊事員忙着辦理中午的稀飯，騾子在槽中吃草料，附近的老百姓，都驚奇的望着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事。我們的人在解釋——我們要出發去消滅敵人，我們不拉一個民伕，不拉一隻牲口。

沿着一道東西向的山溝，向西而行。那裏誰也分不出那邊是路，那邊是河，河就是路，路也是河的，無數的大石小石，亂雜的鋪成崎嶇不平的石地。從山溝裏流出來的水，曲折迴環地，把必經的道路，一次又一次，以至數不清的次數遮蓋起來，使人們不能不涉水而過。一條灰色的雄偉的人流，逆流而上，陽光正直射着頭頂，縮成短短的人影在移動着。潺潺的水聲，得得的啼聲，沙沙的步聲，媚媚的歌聲，互相應和着，更連連的從西北角上的高山背後，又不時地送來忽疏忽密的隆隆的

炮聲。人們興奮着，血液在沸騰，忘記了疲勞，忘記了石頭碰在足上的痛楚，也不覺得天已經昏黑，依然三步作成二步地前進着。（於再莊）

九月廿四日

隆隆的炮聲，依然經過許多重重的山嶺，時隱時現地送入人們的耳鼓裏來，有時又夾着送來了轟轟，轟，轟的聲音，山谷被震動着，地面也被震盪着。這是飛機上拋下來的炸彈的爆炸。

這裏的百姓，大都跑走了，只剩着很少很少的幾個人。女人們，小孩子們，一個也沒有看見。也不知道他們還是害怕敵人的飛機的光顧，或恐怕那野獸一般的敵人打到這個地方來摧殘蹂躪，還是懼怕我們的軍隊的無秩序的擾亂。我們前幾天曾經到過這個地方，那時他們大概是因爲不了解我們的紀律而跑走了，後來經過我們到附近的山上，進行了許多的宣傳，并以模範的行動來實際的解釋，才把他們號召回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笑嬉嬉的回了家。有些年紀比較老的，下顎已經長着白色的鬍子的人，伸起着大拇指，向我們點頭稱道：

「活了這幾十年，從來也沒有看過像你們這樣好的軍隊！」

「呵，你們是第八路紅軍，你們真好呀！」

「是的，咱們都一家人呢！」

因此，一籃籃肥美的紫葡萄，金黃色的梨子，鮮紅而極其美麗可愛的沙菓，都從不遠的菓樹園裏摘回來，一挑挑的擺滿了這狹小的村街。一羣羣的人，也都圍攏起來，吵雜的在購買着。不一會的工夫，便全都賣光了，剩下了空筐，換來的一疊的鈔票，銅元。大家都異常高興。到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時，他們還是一羣羣的站在道旁，毫無驚懼的目送着我們前進。

然而，這一回重返此地時，他們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跑得個精光了，只空剩着那破舊的靜寂的古屋，依然如故。這真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戰區的工作是何等的薄弱呵！如果我們不用極大的努力，來建立戰區的工作，加強戰區羣衆的領導，以轉變這一種驚人的現象，那將使我們的抗戰不可免的要感受到極大的困難——糧食無法採辦，嚮導無法僱請，運輸担架更無法解決，更那裏還談得上組織廣泛的游擊戰爭，積極的去擺亂敵人，破壞敵人，疲勞敵人，以配合軍隊的作戰呢？真的，非立即轉變不可！

早飯後，聽說陳旅長，楊團長已親自到平型關至東河南鎮一帶，馬路以南的山地去偵察敵情，地形了。部隊除派出警戒，偵察的以外，其餘則隱蔽待機，並決定

以營爲單位，傳達昨日林師長在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進行戰鬥動員。團長，副團長，政治處主任，分別到各營去做報告，特別着重說明這次戰鬥的意義——保衛平型關？關係於山西及華北抗戰的前途，關係於整個的政治影響，並說明我們勝利的把握——這一帶地區是山地，能求得山地戰：敵人在運動中，能求得運動戰：平型關陣地有友軍的配合，能求得配合戰：這些客觀上的條件，都是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再加上我們活潑靈巧的戰術，極富經驗的領導，全體戰士的英勇果敢，我們是有必勝的把握的。最後便說到在這次戰鬥中，每個指戰員應有的動作——堅決服從命令，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靈活機動，發揚我們戰術上的特長：猛打，猛沖，猛追，重傷不哭，輕傷不下火綫，做其他的同志模範等等。支部也召集了黨員大會，討論本支部要怎樣來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討論火線上黨員要怎樣來做模範，以影響非黨員的戰士。

有許多同志，又跑到附近的山上，山溝的茅屋裡，去找羣衆了。一樁樁的男男女女，被引導着回到莊裏，回到各自的屋子裏，又是那般笑嘻嘻地在收拾自己的傢具。一切的人都忙着，動着，工作着，思想着，擦拭着自己的槍，用破衫撕碎打草鞋，整理包袱等等。只有那沒有什麼思慮的，駝載行李輜重的騾馬，安然地在屋

草地上吃着青草。

黃昏後，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專員送了一封信來，信封裏面裝着一份「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劃」的圖，圖上劃着紅藍二色鉛筆所劃的粗綫標記，並註明二十五日拂曉後開始實行。還看見在明天五路出擊的計劃中，希望我軍担任東河南鎮及蔡家峪的兩路。

師長和副師長，在洋蠟光下研究着，桌上鋪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圖上的每一根綫差不多都被看過了。最後定下了決心，立即在電話中下達了命令：「於本晚二十四時出發，向白岩台開進」。（於再莊）

九月二十五日

滂沱的驟雨，完全出人意料地，猛然從空而降，黑雲佈滿着天空。就是連一顆小星，也不容人們的窺視。周圍全是漆黑的，山岳，河流，道路，房屋，一切都完全沉沒在黑暗之中，連自己前面的一個人都不能看見。

在昏黯中，很清楚地可以分辨出那嘩嘩的雨聲，河裏流水的響聲，踐踏在沙地上又被提起來的步聲，及人們身上掛着的口杯，不時敲在槍膛上的响聲，此外，再也沒有別的音響。

又是沿着一道山溝的小河旁邊前進着，有的走着沙地，有時又要橫過河中，總是這樣走來走去，比白天所走的路還更困難。

戰士們，全都沒有雨具——斗笠，傘，雨衣，一件也沒有，冒雨而行。雨點打到衣服上，打到帽子上，打倒臉上，帽子和臉上的積水，又從頭上流了下來，流進了胸前，流進了背上，一直從腳底下流出來。全身都濕透了，像掉在河裏爬起來似的——包袱毯子都全濕透，鎗也是濕的，子彈帶也是濕的，身上驟然增加了數倍的重量。冷風又無情的一陣一陣的吹來，沒膝的河水還不斷的過來過去，身上禁不住打寒噤。可是，沒有聽見誰的說話，沒有誰願意掉在後面，依然挺着腰，鼓着氣，一個跟着一個前進着。

隊伍走得很慢，有時前面的人走不動，後面的站下來，站着，等着，走了幾步，又停下來。一直走到天色微明，東方呈現出白色的時候，雨才漸漸歇下來，隊伍已進至東昌城與白岩台之綫——離馬路邊的敵人，祇有五里至十里之間——到了進攻的出發地。

隊伍都停止下來了，除了警戒的以外其餘都進入房子內。戰士們首先解下背包，再擦拭着槍和刺刀上面的水，然後把槍安置在一邊，又揉搓衣服上積水，再整

一整足上穿的草鞋，倒去裡面藏的細沙，把帶子重新綁好。有的生起一堆堆的柴火，站在火旁伸出兩手在烤，濃烟薰的眼睛，簡直都睜不開來。到處都急速的準備着一切，準備着等待進攻出發的命令。

在另一個地方，在一間比較寬敞的屋子內，師長，副師長，旅長，參謀長，團長，大約六七個人，靠在上面鋪着地圖的一張桌子旁邊，很仔細的研究着那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在地圖上，師長指點着那曾經用紅色的粗綫劃着的地方，在指示各兵團進攻的具體任務與路綫。

各部隊依着自己的任務，找好了嚮導，選擇好了自己的道路，隊伍又迅速的集合起來，各自向目的地前進。電話員馬上安置起總機，架設到指揮陣地及通到各團的電話綫。

約莫八時半光景，槍聲首先在小寨至老爺廟之線打響了，接着便是機關槍連放的聲音，又是砰，砰，砰，手榴彈的聲音，砲彈的聲音，愈打愈緊烈，愈愈緊張。一直到平型關一帶，不斷的槍聲响着，機關槍連放着。敵方的炮彈並且不時地超越前面起伏的山邱，落在指揮陣地的嶺後，頓時冒起一球灰色的濃烟和塵土，慢慢的往上升飛散。軍號的聲音，很尖銳的吹奏着，鼓舞着人們勇氣百倍的前進。

時間異常湊巧地，絲毫不差的，從小寨至老爺廟約五里之間的馬路上，正開來了敵軍的載重汽車八十餘輛，馬車百餘輛，聯接成一綫。汽車上有約千名的敵軍，後面跟着少數的騎兵，押送着車輛，正由東向西，往東跑池輸送。我軍已經將馬路以南一帶的山地佔領了，居高臨下的向敵射擊，猛攻。敵軍則展開在馬路以北一帶的山地，據險抵抗。槍聲異常激烈，子彈像雨點一般在馬路的上空來往。

剛到老爺廟附近的汽車，都轉過車頭，伏圖往後面逃走——好像他還不知道後路也已經被切斷了似的。可是，戰士們都興奮着，誰也不肯放鬆，誰都不覺得疲勞，也沒有誰會去想到身上的衣服還沒有乾透了的事，大家都只有一個意識！——不，要讓敵人跑掉。血流急促地，緊張的沸騰着。脚步異常輕快的，敏捷地，在他們自己的連長排長的領導下，堅決的投入沖鋒。第一個排沖上去了，手榴彈像雨點般的往汽車上，汽車的週圍拋出，立即冒起了一陣濃烟之後，汽車上汽車旁的鬼子兵倒地了，汽車夫也中彈了，鮮血在地上流着。幾十輛汽車都擠在一條路上，再也看不見轉動了。戰士們更加興奮了，從人羣中呼出了這樣的聲音：

『勇猛的沖呀！，要捉活的，別讓他跑了！』負着傷躺在地上的同志，也高呼起來：

『前進呀！沖呀！爭到最後的勝利！』

喊聲，殺聲，配合着前進的號聲，格外的鼓舞着人們的勇氣，隊伍又繼續的前進了，後續的部隊也不斷的前進着，從幾個方向走來，一直橫過了馬路，往對面的高山上，去搶奪敵人那邊的陣地。

槍聲。炮聲，手榴彈的爆炸聲，依然濃密的響着，人在奔跑！

一陣猛烈的聲音，振撼着山谷，人們把頭一望，知道敵機來了——可惡的敵機二架，這時正從北面的天空飛來，在馬路的週圍，迴旋地繞着圈子，高傲地把身子側着——清楚的可以看見那翅膀下面，塗着三個大紅圈——在偵察，投彈，打機關槍。

『不要怕敵人的飛機，注意地下的敵人，飛機是不能解決戰鬥的，勇敢的往前沖呀！』

『越沖到敵人的跟前，飛機越沒有作用。沖呀！』

負着傷了，鮮血染透了軍衣，看護員迅速的走來，摺好綁帶。雖然是傷了但祇要是還能夠走動，誰也不願下火綫，繼續跟着隊伍前進。有的又第二次而且第三次的負傷了，光榮的犧牲了！有的班長受傷了，排長也受傷了，連長也受傷了，可

是，很快的便有人自動的出來代理：

「同志們，班長負傷了，我代理班長，跟我來！」

無論怎樣，也不會有絲毫的影響，依然繼續奮勇的進行戰鬥。大約是十一點鐘光景，槍聲忽然停止了，祇有很遠很遠的疏落的冷槍。此時這一綫的戰鬥已經完全解決了，我們一個營，已經衝上了馬路北面的最高山，把敵人完全消滅，將馬路南北一帶的山嶺完全控制在我手中，汽車路處在我掌握了，增援之敵全被消滅了，汽車馬車再也沒有路可以逃了！我們已經勝利了！

馬路上，山溝裡，半山上，所有望得見的地方，再也沒有活着的敵人。有的是

一堆一堆的，甚至數十個堆在一起橫臥直倒着的，那是一動也不會動的，血跡模糊的死屍——許多滿面生着短短的鬍子，擺着猙獰而不大看得清楚的面孔，堆在已經凝成了塊的赭黑色的血堆旁邊。這樣一堆一堆的，特別在汽車路旁邊一條五六里長的山溝裡，差不多被擺滿了！大畧的數了一下，至少也有五百以上，馬路上，山坡上及其他角落裡還不算在內。

在這條山溝裡，我們的手榴彈就用去了上千的數目。這一部份「大日本皇軍」也幾次想奪取幾個高山做他們掙扎的據點，但是結果統統被我們幾次迅速敏捷果敢的

冲鋒首先佔領了。累得他們幾次爬到半山上又滾下來，最後大批的又滾到這條長而深的溝裡，想利用這條山溝，拚命的來挽回他們馬上就要到來的慘敗的厄運！

山西造的手榴彈實在頂括括，碰！碰！碰！碰！碰！……簡直沒有一個不火。炸得又細又寬。

英勇的同志們，一個個像生龍活虎一樣，手榴彈打得準確的，有的一個人就打死了幾十個。雪亮的大刀，這一下也顯了牠那十足的威風。

『大日本皇軍』沒有手榴彈，大概是看牠不中用，起碼是抵不上他們鎗榴彈的勁效。不管，這一次他們總算是嘗够了手榴彈的滋味吧？他們都沒有了槍和子彈，也沒有了刺刀，鋼帽子也沒有了，身上掛的表，水筆，日記本，肩章……一切都被那些勝利的英雄們解除了，『皇軍』都穿了很漂亮的黃色皮鞋，我們的戰士：有的因為冲鋒跑得太快，把自己的鞋子跑爛了，也就不客氣的脫下來穿上：

『啊，這種重，怪不得跑起來，爬起來一個個就像笨牛一樣！』

『哈哈！呀！擠得腳好痛！』

『不管，穿上去看看。』

排長在那裏叫喚了：『你們趕快都來搬勝利品！』

接着就是四五個一溜烟的跑到大路那邊汽車的旁邊去了。幾個新穿着黃色皮鞋的，也跟在後面一扭一扭的跑了過去。

『大日本』造的最新式「三八」式步槍，都是油光光的已經收集攏來的，三百支還不止哩！還有手槍，輕機關，在我們每個班排裏，都有很多人背着，扛着。有的急急忙忙還要拿上一支小手槍同自己的手槍比一比這個比一比那個。的確那槍漂亮的電光，實在是有些曼壞人的。

刺刀，槍榴彈，子彈，鉄鎚，洋鍋……一堆一堆的，一下子誰也沒有辦法數得清楚的。

『耀武揚威』的大大小的太陽旗，都像垃圾一樣亂扔在地下，有的染上了許多骯髒的泥土和馬糞，有的被踏破了幾個窟洞，這正是象徵着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最後的崩潰吧！

一封封的秘密文件——計劃，命令，情報……在這裏也可以指出日本法西斯強盜，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死敵，同時又是破壞世界和平的兇手，全人類的盜賊！

汽車、馬車、靜靜地縱橫的擺着，無秩序的擁擠着，甚至倒置在馬路的側旁。

無數的東西，滿載在軍箱上，戰士們爬上汽車，拾下一門九二式的小野砲，砲彈一箱一箱的——總够二三百箱，抬到馬路的側旁，壘成像一座小邱，摩托車也抬下來，——一共是三輛。嶄新的，連橡皮的輪齒上面，都還沒有黏上泥土。無數的長方形的木箱也從車上取下來，將汽車上的鉄鏟，鉗子，打碎箱子的木板，再挖開內層的洋鐵，餅乾，罐頭，——牛肉，魚，蝦子，香煙，……許多不知道名字的，沒有見過的東西，傾在路上。戰士們高興的吃着餅乾，開罐頭就用手抓着。

「開洋囊，感謝日本強盜，他好像是知道我們吃小米似的送來了這麼多洋飯洋菜呢！」

「好傢伙，碰見我們就當輜重隊。」

「又是……哈哈！」

有的戰士，檢起防毒皮包、防毒面具。將裡面的藥品、器具，全拋到地上，掛起那嵌有紅十字的皮包，及蛋黃色的帆布袋，準備用來裝日用零星的物件。許多小皮箱，也打開來，衣服、鏡子、香水、梳頭的梳子、信箋、信封、小小的旗幟，——上面寫「矢嶋部隊國防婦女會」「近衛師團輕重隊」等等，散滿在地上。氣枕也被撕去了外面的布套，然後放進口袋裏，大概是預備用來盛水。日本鈔票被撕碎，像

落葉般在隨着風飛舞着，吹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汽車上的玻璃被子彈炸彈打碎了，汽油瓶也翻在地上，臭氣刺着人的呼吸。

附近的老百姓，早已聽着勝利的消息，一羣一羣的，跟在戰士後面，肩着已經摺好的，用二根小木頭做成的担架床，笑嬉嬉的在拾起地下滿散着的食物啦，衣服啦，紙片破布啦，成袋的大米啦。口裏吃着，手提着，肩上還背着，往各處去找尋受傷的同志。

還有那頸上或腿上受着傷的，很高大，然而瘦得骨頭都一根一根露出來的洋馬，被拉來駝負了傷的戰士，和搬來的一大堆黃色的呢大衣、呢軍衣、毛毯子、水壺、飯盒子、防毒面具、牛皮的背包、皮箱、包袱——往後面送，沿途還零零星星的掉落在路旁。

隊伍沒有停留的，已經走得很遠了，沿着西北向去的馬路，沿着馬路北面的高山，繼續向東跑池前進——那裏是友軍出擊的一個目標。大約有二千左右的鬼子兵，佔領着村莊，佔領村東北的高山，向我平型關一帶的陣地進攻。早晨，戰鬥還沒有開始之前，我們就已經有一個隊伍，從關溝方面打出去，此刻已經是下半天了。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沒有看見友軍的動作，未能得到適時的配合，所以那裏還沒

有解決戰鬥。

直到黃昏時候，當主力全部轉到這個地方來時，終於奪取了敵人所佔領的高山，把村莊裏的敵人，完全放在包圍之中，獲得了最後決定勝負之權。而惜乎終於未能得到適當的配合，即時的解決戰鬥！

太陽早已西墜，天色已經黯淡下來，稀疏的星光在閃耀，微風送來了隱隱的槍聲和砲聲，灰黑的人影，不斷的在山頭上移動。

今天被我們打坍的消滅的，原來就是板垣第五師團的一部：是「大日本皇軍」的主力：是最精銳的部隊，在國內是久著威名的。他們是進攻平綏綫的主角。這一次因為雁門關的險要與堅固工事的難攻，企圖突破薄弱的平型關再來達到他們侵佔雁門關的目的！

當作戰的時候，不也是有許多飛機、大砲、和他們一致動作嗎？然而不管他是「大日本皇軍」什麼天字第一號的「主力」與「精銳」結果終於被我們打敗了消滅了，給了他一個意想不到最嚴重的打擊！

這在「唯武器論者」者，「恐日病」患者和「民族失敗主義」者，當然也要認為是意想不到的怪事，因為他們的腦子裡時時刻刻所想到的只是：「我們的武器不如日本

，中國是打不過日本的。」但是平型關戰鬥的大勝利，畢竟是鐵一般的事實，將他們那些一大串蠢笨的幻想毀滅了！

鐵的事實更告訴了全國的友軍，全國的同胞們：只要我們能夠靈活的運用我們的戰畧戰術，把運動戰同陣地戰巧妙的配合起來，政府立即給人民的民主權利，改善人民的生活，把廣大的民衆首先是戰區的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隊作戰，改善全國軍隊的政治工作，使軍隊同民衆打成一片，使敵人處處感覺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使我軍行動自如的去找尋敵人的弱點，不斷地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只要我們能夠這樣。那末日本帝國主義是毫不足懼的，我們有絕對的把握全部粉碎日寇的獸性的瘋狂的進攻！

自然，在這一次勝利中，我們仍然有很多弱點，只在運動戰同陣地戰巧妙的配合上就還表現非常不够，不然這一次的勝利是可以有把握超過幾倍的。

這一次大的勝利，更明白的告訴那班喪盡天良不如禽獸的漢奸：只要我們全民族動員起來，糾正抗戰中的弱點，最高度最廣泛地發揚各方的特長，萬惡的日寇一定要從我們大中華民族的領土上滾出去，你們這些走狗的狗命，讓你們自己去請鬼谷子算卜。據我們看起來是很短促的時間了！

這一次勝利的戰鬥中，我們也發覺了敵人一個特點。這就是這些被消滅的敵人拚死不拋槍。不過，這決不能解釋就是日敵的堅決，我想這正表示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末路！

爲什麼？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的首先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狹隘的侵略的國家主義教育的影響，造成民族間深遠的隔閡；雖然日本帝國主義常常還拿些同文同種的好聽的話來欺騙中國人，其次是在日本法西斯軍閥欺騙壓迫之下，隨着侵略區域的擴大，而日益擴大了整個日軍對中國人民姦淫搶掠與殺戮種種罪惡行爲，甚而對於中國某些地區上遺下的傷兵也處以慘無人道的極刑，因此懼怕中國人報復。

這一特點，更不能解釋是日本軍隊特別是廣大的日本士兵中缺少反對侵略戰爭，缺少同情中國抗戰的進步的日本民族中優秀的份子。這只要看到過去在日寇不斷侵略中國中，日本國內，以及軍隊中各種各樣的反戰運動；日本軍閥財閥無止境的對於日本人民的剝削；農村的破產；工人的失業；日本進步的政黨與人民陣綫的發展；那就很容易的明白了！

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們很好的檢查一下，不管過去也好，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假如我們對於日敵的俘虜加以殺害，那在客觀上就等於幫助了日本軍閥鞏固軍

隊與堅強其部隊內每個人必死的決心！

我們深刻的相信，日本廣大的勞苦人民是我們最好的兄弟；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最大的敵人，不過在今天他們還被日本帝國主義欺騙着，壓迫着來同我們作戰。

我們要耐心的宣傳他們，使他們了解不應當這樣幹，應當掉轉槍頭，對準他們背後的法西斯強盜。這種極艱苦的工作，對於我們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次勝利的戰鬥中，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我們認識羣衆力量的無限偉大！當我們走向火綫的時候，當地的羣衆真是興奮極了，有的兩個眼眶裏還湧出許多熱淚來。

在過去幾天不知爲什麼使他們都跑光了，在逃跑中所遭受疲慮，飢寒的神色在許多人的面孔上還流露着。但是現在他們好像都把那一切忘記了！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個個都成了我們最有力的幫手，帶路，辦糧食，偵察敵情，燒茶煮飯；……勝利了，幫助抬担架，收集勝利品，搬運勝利品……羣衆的力量真是無窮的源泉呵！雖然還因爲他們一下不容易從……走了很遠的地方完全回來，使我們在有些工作

上——特別在搬運負傷的戰士中，仍然感覺人力的不夠。

軍隊同民衆親密的結合起來，真是十二萬分的迫切需要！怎樣使軍隊同民衆親密的合作起來呢？這又不能不再想到改造全國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了！

軍隊的政治工作，應當是：對內要不斷的提高將士的民族覺悟，提高將士的勝利信心和犧牲的決心，提高部隊的戰鬥情緒與戰鬥力，鞏固部隊，對民衆要保證軍隊模範的羣衆紀律的切實的實行，鞏固軍民親密的團結，教育民衆，組織民衆，發揚民衆的偉大力量。

如果政治工作人員不能以積極努力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態度把這些重大的政治工作任務担負起來。相反的對部隊只做些朦混士兵的認識，和一些偵察甚至挑撥離間的勾當，對民衆坐視或直接促成軍民的隔離，以至敵對起來。侵犯群衆的利益，所謂「軍隊一過廬舍爲空」那當然更覺不可挽回的罪過了，這樣同樣是替日寇創造滅亡的中國的最好的機會！

一幅戰區內軍民不能親密結合的沉痛的圖畫又映在我們的腦子裏了！咳！這是多麼值得我們全國武裝同志特別警覺的一件事呵！

二十六日

今晨得到下面的情況：

(一)東河南方面，發現敵之載重汽車三十餘輛，滿載日軍。其後另有敵騎六百餘，均向蔡家谷前進中。

(二)東跑池方面被圍之敵，向西北方向突圍。

(三)平型關守備友軍，仍在原陣地，今日行動不明，電台終未能取得聯絡。

(四)我軍仍在馬路南北高山，昨日激戰一天，尙未吃飯。

師長依據上述情況，估計東河方面增援之敵，其企圖是在援助東跑池之敵解圍，東跑池突圍之敵，向着友軍的方向；我軍分散於馬路南北，不便於繼續進行戰鬥。因此下達今日部署概要如次：

(一)以一部在小寨，蔡家谷之間，鞏固陣地，箝制由東河南方向增援之敵軍，使其不得向東跑池前進。

(二)把主力集結於關溝，白岩台之機動地帶，以便隨時配合友軍，消滅敵人。

(三)將上項情況及決心部署，專員通知平型關友軍。

收容所裏的負傷戰士，被轉運着，許多騾馬担架在來往奔走。我走到每一所院子裏，都看見許多軍衣上還是血跡斑斑的戰士們，有的臥倒在炕上，有的坐在地上，

有的側已經上了担架床，正等待着後運，我只是偶然聽到一點呻吟的聲音但是很少的，也不很厲害。看護員忙着，手裏拿着棉花，紗布，綁帶，磁盤，藥瓶，鉗子之類的東西，去替每個人換藥，有的人則是送開水或小米湯進去給負傷者喝。我走向他們談話，他們最喜歡聽到勝利的情形，個個都關懷着前面的戰鬥，很仔細的問着。

運輸的工作，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為群眾一下不能從逃跑了很遠的地方完全回來，抬担架的人較少，轉運一次，來回就須得一天。如果這樣下去，那非有四五天便不能運完。可是，怎麼行呢？^我爲要繼續戰鬥，爲要使傷員能得到安心的休養，因此一部份前綫上的隊伍，^使他們在侍機，也不得不動員到收容所來，贊助轉運一程，戰鬥員又立刻成爲担架員，把鎗枝交給旁的同志，三人一付，四人一付的，抬着往後面運。不久之後，院子裡空着了。很沉寂的，只乘下一二人在打掃地下。

晚間，聽說東河南方面增援之敵被擊潰了，汽車都被打得回頭了，騎兵也回頭了，可是蔡家谷的莊子裡面，還有四五百敵人，仍在與我對峙中。東跑池方面，今日仍然是砲戰，整整一天，未有新的進展。

(於白岩台)

3. June 27
Rail Road Station
Jingde

7180
211

80.25